

美国视角下的霸权衰退^{*}

——基于对 1999—2015 年《外交》刊文的研究^{**}

赵 华 杨夏鸣◎

【内容提要】 大国兴衰是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关于美国霸权的讨论则是贯穿战后国际关系史的重要线索。冷战结束特别是美国卷入全球反恐战争和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国内再次出现新一波关于霸权问题的争论。对于该问题美国国内分歧很大。本文试图以美国 1999—2015 年《外交》杂志作为研究对象，从相关刊文出发，讨论美国精英如何看待美国的霸权衰退，笔者根据文章作者的身份和议题对文章进行分类，考察产生不同观点背后的原因，重点对不同观点的逻辑进行梳理和总结。通过研究发现，美国精英讨论的结果可分为“肯定衰退说”“否定衰退说”和“相对衰退说”三种观点，而且作者的身份与其观点有内在联系，此外，不同作者还就具体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总体看，多数美国学者和政要持否定美国霸权已经衰退的观点。

【关键词】 美国精英 霸权衰退争论 观点梳理

【作者简介】 赵 华 江苏省行政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教研部 2013 级硕士研究生。

电子信箱：zhaohua57@163.com

杨夏鸣 江苏省行政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教研部教授。

电子信箱：xmyang1208@aliyun.com

^{*} 笔者感谢《国际政治科学》编辑部专家们的评审以及对本文的诸多指导与宝贵意见。

^{**} 除有特别说明外，文中图表均为笔者根据统计数据制作。

冷战结束和两极格局崩溃，造就了美国霸权^①的“单极时刻”（Unipolar Moment）和所谓“历史终结”（The End of History），美国成为国际体系的唯一超级大国。然而，随着全球化、信息革命和多极化的发展，美国逐渐从冷战末的霸权巅峰衰退下来。进入 21 世纪以来，“9·11”恐怖袭击似乎印证了亨廷顿对美国的悲观预言，自发动全球反恐战争以来，美国将反恐作为外交战略重心，不仅深陷阿富汗、伊拉克战场，而且引发了全球的反美主义情绪，损害了其国家形象和软实力。随后，2008 年的金融危机又对美国经济造成一定程度的打击，同时，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亦随之崛起，这些促使“衰退论”历史循环再次浮现。关于美国的霸权问题，美国精英之间有很大分歧，与之有关的美国债务危机走向、政治僵局和极化发展等问题，都在美国引发了激烈讨论。本文试图以美国《外交》（*Foreign Affairs*）杂志近 17 年来的相关刊文为研究对象，讨论美国精英如何看待霸权衰退，并围绕相关讨论进行梳理和研究，以期把握美国主流政策精英对霸权的评述和倾向，对今后该问题的深入研究有所裨益。

一 研究思路

《外交》杂志是隶属于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① 我国关于美国霸权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难以穷尽。参见徐步《美战略界有关“美国衰落论”的辩论及其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14 年第 8 期；刘世强《变革调适与美国霸权修复的深层挑战》，《国际观察》2014 年第 4 期；李晓、李俊久《美国的霸权地位评估与新兴大国的应对》，《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 年第 1 期；潘亚玲《应对霸权衰落：美国中长期战略前瞻》，《美国研究》2013 年第 2 期；王瑞平、庞中英《否认“美国衰落”：约瑟夫·奈“软实力”理论的新发展》，《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双月刊）2012 年第 3 期；刘世强《霸权依赖与领导国家权力衰落的逻辑》，《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 年第 5 期；孔祥永、梅仁毅《如何看待美国的软实力》，《美国研究》2012 年第 2 期；李承红《重温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学界有关“美国衰落论”的争论——兼及当下的“美国衰落论”》，《当代亚太》2011 年第 1 期；秦亚青《权势霸权、制度霸权与美国的地位》，《现代国际关系》2004 年第 3 期。

Relations, CFR) 的刊物。对外关系委员会^①是美国久负盛名的智库之一,它不仅为美国政府制定外交战略和出台外交政策提供思想和方案,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府高层的战略决策,其主办的《外交》杂志亦是美国外交走向的指示器与风向标,扮演着“告知”(Inform)美国主流精英观点的角色。诚然,《外交》不能完全代表美国所有的国际关系期刊,选择它主要因为其在美国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学术代表地位和重要的影响力。^②

本文试图对美国自卷入全球反恐战争以来的霸权衰退讨论进行梳理研究,笔者以文章主题涉及“美国权力”为标准,对 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初以来的《外交》刊文进行逐一筛选,最终确定研究样本 67 篇(详见附录表 1),^③从 1999 年第 2 期至 2015 年第 3 期,跨时 17 年。

关于美国的权力,早在两极格局结束后不久,“一超多强”的格局观即渐成共识。实际上,霸权国的含义并非我们日常所说的“以强欺弱”的“帝国主义”概念。从某种意义上讲,“一超多强”类似一种霸权体

①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在 1921 年成立于纽约,在美苏冷战期间发挥过重要作用。其成员涵盖现任和前任官员、学者、企业家、记者或编辑和非政府组织领导人。它是对美国政府最有影响力、无明显党派倾向的智库之一。其主要职能有:通过分析、判断国际局势,确定美国的长远外交政策理念和具体外交措施;此外,培养和选拔外交人才也是其重要职能;通过会议、网站、出版物等平台讨论国际问题和美国外交政策走向,该委员会对美国外交施加着巨大的影响。《外交》杂志正是该委员会用来发挥影响力的重要手段。

② 《外交》在世界上具有极为广泛的影响。大英百科全书称其为“全世界此类杂志中最有声望的杂志之一”;“它在全世界都被看作是反映美国外交政策的非官方喉舌,几乎没有哪项美国重大政策创意,不是首先在这本刊物的文章中勾画出轮廓的”。在美国,无论左翼或右翼都承认,若想了解美国下一年的外交走向,只需读当年的《外交》,因为“无论是组稿方式,还是编审制度上,都反映出《外交》杂志鲜明的政策指向性”。《外交》的文章作者一般是著名的学者、企业家、记者、编辑、前政要和现任高官以及非政府组织领导人。而来自英国、德国、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和中国大陆的学者也曾在其上发表过文章,体现出《外交》在讨论国际问题时融入世界眼光的趋势。在《外交》杂志上“发表的观点,如果受到业内人士的好评,往往会作为美国政府的政策或是立法再次出现,(而那些)未能通过这一‘测试’的政策建议常常就被人遗忘了”。事实上,早在二战和冷战期间,众多著名学者(如罗伯特·奥本海默、罗伯特·斯卡拉皮诺、塞缪尔·亨廷顿)、政界人士(如乔治·凯南、尼克松、基辛格、布热津斯基、切斯特·鲍尔斯、康多莉扎·赖斯)都在《外交》上发表了大量文章。

③ 附录表 1 是笔者根据所研究问题,按照筛选出来的文章主题涉及美国权力的 67 篇刊文样本而制作,跨时 17 年(1999—2015),主要涉及两任四届政府。

系，美国近似霸权国。大致来说，霸权体系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权力霸权，另一种是制度霸权（国际秩序），两者的区分标准则是霸权维持机制：^①前者指霸权体系和霸权秩序的维持主要依靠霸权国实力；另外，与权力霸权相对应，制度霸权指霸权体系和秩序的护持主要靠体系中的制度，制度可由一国凭借其强大的权力建立起来，但一旦建立起来，就会具有体系性特征，下文提到的约翰·伊肯伯里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和安妮－玛丽·斯劳特的“网络世纪”就属于制度霸权。实际上，这两种霸权无法截然分开，在许多时候相辅相成，以美国为霸权国的霸权体系经历了从权力霸权向制度霸权演变的过程。

然而，如何准确衡量一国实力的大小及其变化，研究人员特别是国外学者较早提出了比较全面客观的指标，最为知名的当属以美国学者雷伊·克莱因（Ray S. Cline）命名的方程，即“克莱因方程”： $P_p = (C + E + M) \cdot (S + W)$ ， P_p 是国力； C 为基本实体，包括国土和人口； E 为经济能力，包括 GNP、能源、非燃料物质矿物、工业生产能力、食品生产能力和对外贸易； M 为军事能力，包括核能力和常规军事能力； S 为国家战略意图； W 代表贯彻国家战略的意志。^② 简言之，国家实力等于物质实力（ $C + E + M$ ）与精神实力（ $S + W$ ）的乘积。

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上述认识仅停留在对美国权力资源的简单罗列上，缺乏结构性思考。因此其后果是，某种权力资源优势的衰减或暂时下降，经常被误读为美国霸权衰退的迹象，忽视了中国权力资源优势的强化及各权力资源间的相互支持和相互转化。而且，既有认识存在着混淆权力运用和权力资源的现象，忽视了权力资源作为权力的基础与权力运用作为权力转化过程的本质区别。最后，现有认识存在着划分权力资源归属的混乱局面。基于上述分析，下面对部分美国精英关于美国霸权衰退与否的判定会参照以下权力衡量标准：国内生产总值（GDP）及占世界比重、

① 秦亚青：《权势霸权、制度霸权与美国的地位》，《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3期，第6页。

② 王玲：《关于综合国力的测度》，《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6期，第48页。

金融实力（美元和贸易等）、科技、军事、教育、政治体制、人口结构、创新能力和外交。

二 样本分析

（一）基本情况和变化趋势

从附录表 1 可看出，文章主要涵盖共和党小布什总统两个任期（2001—2004 年、2005—2008 年）和民主党奥巴马总统两个任期（2009—2012 年、2013—2015 年），其中有的年份（如 2000 年和 2003 年）没有相关文章；有的年份虽然有，但数量极少，如 2005 年仅有 2 篇，而且这 2 篇专门围绕赤字和外债进行辩论；2015 年仅有 1 篇。这说明美国人在这些年份认为霸权问题无须讨论。有的年份的相关讨论文章则相对集中，如 2014 年有 16 篇，这使我们联想到 2014 年国际社会发生的诸多事件。此外，有关政治议题的文章大都出现在 2008 年之后，这也说明金融危机对美国政治和社会体系带来了巨大影响，如贫富差距扩大、中产阶级塌陷、“茶党”和“占领华尔街”运动引发政治极化加剧等。

另外，从附录表 1 还可以看出，文章作者是围绕不同的议题讨论美国霸权是否衰退这一议题的，如 2008 年之前关于经济议题的文章以否认美国霸权衰退的看法居多，之后以承认美国霸权衰退的看法居多。不同身份作者的观点似乎也不相同。此外，同一作者会多次发表文章，其态度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如前财政部副部长罗杰·奥尔特曼共发表了 3 篇文章（2009 年、2010 年和 2013 年），其态度由最初否认美国霸权衰退转为承认美国霸权衰退。约翰·伊肯伯里亦有 3 篇文章（2008 年、2011 年和 2014 年）。然而，从附录表 1 仍较难以获得对研究样本的直观认识，因此笔者根据附录表 1 绘制图 1。

图 1 可使我们对文章的基本情况和变化趋势有更加直观的认识，在 1999—2015 年的 17 年间，与美国霸权有关的文章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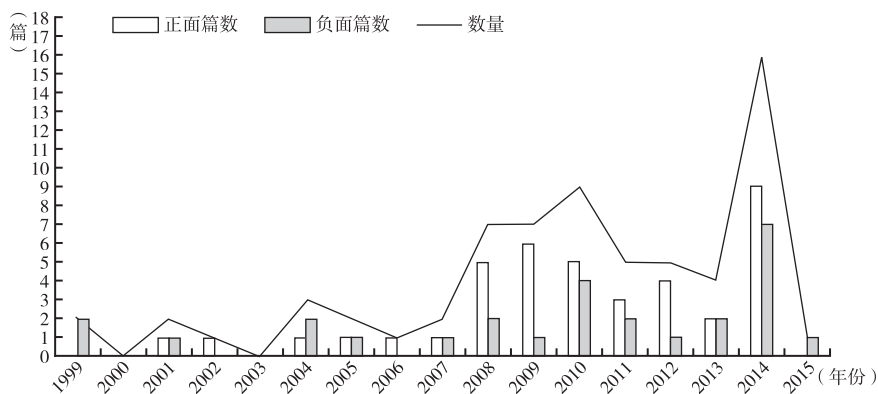


图1 1999—2015年《外交》发表文章显示美国权力变化的趋势

2000年前后和2008年以后相关文章较多；2014年后有所减少，2015年仅有一篇，这或许反映出美国精英认为霸权问题已无须再讨论。其中，2004年、2008年、2010年和2014年是4个较重要的拐点：2004年之前和2004—2008年的文章数仅有2篇，2004年增加到3篇；2008年之后文章数量急剧增加，从2008年的7篇增加到2010年的9篇；2010—2013年文章的数量虽呈减少趋势，但仍有5篇，相对较多。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文章的数量突然增加到16篇，其中连续出现4篇关于页岩气革命的文章。

通过上述4个关键时间点，可推测这些文章分别应与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金融危机、新兴国家崛起以及美国经济复苏有较为密切的联系。历史地看，在以往由于经济危机引发的霸权衰退的讨论中，相对其他国家，美国总能率先摆脱危机，继续前行，主要因为它每次都能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据此，目前包括页岩气技术突破在内的新能源开发，很可能成为美国克服此次金融危机的新的经济增长点，而能否出现新的经济增长点，亦是判断美国霸权兴衰的重要指标之一。

（二）作者身份及其对霸权兴衰的看法

从附录表1可得出的另一重要信息是，作者的身份与其对美国霸权兴

衰的看法有联系。总的来看,除了 1999 年、2004 年和 2015 年及无相关文章的年份(2000 年和 2003 年),否认美国霸权衰退的观点总是多于或等于承认美国霸权衰退的观点。换言之,美国的精英阶层总体上是否定美国霸权衰退的。为深入挖掘作者身份和其观点的联系,考察他们产生不同观点的具体原因,笔者又根据附录表 1 内容制作了表 1 的数据。

表 1 1999—2015 年《外交》杂志作者身份*及其对美国霸权兴衰的看法及所占比例

	否认美国霸权衰退的文章篇数	占否认美国霸权衰退文章篇数的总数比(%)	承认美国霸权衰退的文章篇数	占承认美国霸权衰退文章的总数比(%)	占所发表的相关文章的总数比(%)
学者	19	47.5	15	55.56	50.75
曾任官员的学者	8	20	4	14.81	17.91
政要	4	10	0	0	5.97
作家或编辑	3	7.5	5	18.52	11.94
企业家或 CEO	3	7.5	0	0	4.48
曾任官员的 CEO	2	5	2	7.41	5.97
非营利组织成员	1	2.5	1	3.70	2.99
总数(67 篇)	40	100	27	100	100

注:对于合著文章(两人和两人以上)以第一作者的身份为准。
资料来源:1999—2015 年《外交》杂志。

从表 1 可以看出,学者发表的这类文章的数量远多于其他身份的作者,约占 50.75%。除单纯学者外,曾任官员的学者发表此类文章的比重也较高(17.91%),其次才是作家或编辑(11.94%)。从另一角度看,进行统计的文章总共 67 篇,其中否认美国霸权衰退的文章 40 篇,占 59.70%;其中 47.5%的作者身份是单纯的学者,其次是曾任官员的学者(20%),若将这两者相加,得出否认美国霸权衰退的作者中 40.3%是学者;同理,承认美国霸权衰退的学者占作者总数的 28.36%,这不仅说明学者发表的相关文章数量多,且多数是否定美国霸权衰退的,代表了美国学界的主流观点。此外,政要、企业家和 CEO 身份的作者也都明确否定

美国霸权的衰退。在曾任官员的 CEO 和具有非营利组织成员身份的作者的
意见中，承认和否认美国霸权衰退的观点基本持平。这说明美国战略界
亦认为美国霸权没有衰退。唯一例外的是，具有作家或编辑身份的作者认
为美国霸权衰退的超过否认的。

（三）涉及美国霸权兴衰的议题

在分析了作者的身份与其观点的联系后，为了进一步研究美国精英是
从哪些方面或议题上进行讨论的，笔者根据附录表 1 文章中的外交、权力、
经济、政治、科技、军事、战略、教育和人口等 9 个议题，制作了表 2。

表 2 1999—2015 年《外交》杂志文章议题的分类考察和对美国霸权兴衰的看法

单位：篇

	权力	外交	经济	政治	科技	战略	军事	教育	人口
否认美国霸权衰退的文章篇数	11	10	9	1	4	2	1	1	1
承认美国霸权衰退的文章篇数	11	6	5	5	0	0	0	0	0
总计	22	16	14	6	4	2	1	1	1
占比(%)	32.84	23.88	20.90	8.96	5.97	2.99	1.49	1.49	1.49

资料来源：1999—2015 年《外交》杂志。

从表 2 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出，美国精英主要是从权力、外交和经济 3
个议题对美国的霸权问题进行讨论的，它们分别占比 33%、24% 和 21%；
其次是政治、科技和战略议题，分别有 6 篇、4 篇和 2 篇；此外，军事、
教育和人口议题的各占 1 篇，且都是否认美国霸权衰退的观点，其中，后
2 篇专门从教育和人口角度对美国的霸权问题进行深入讨论。虽然其他文
章也会提到军事、教育和人口问题，但大都只是一带而过，点到为止。

从表 2 还可看出，在 22 篇讨论美国权力衰退的文章中，持否定和肯
定观点的篇数相当，各占一半；在外交议题文章中，持否定态度的有 10
篇，持肯定态度的有 6 篇，这表明美国精英总体上是否认由外交问题引发
了美国霸权的衰退的；在 14 篇涉及经济议题的文章中，9 篇持肯定立场，

5 篇持否定立场,透露出作者总体认为美国霸权的经济基础并未动摇。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关于美国政治的 6 篇文章中,持否定美国霸权衰退观点的仅 1 篇,其余 5 篇的观点都是承认美国霸权衰退的,这或许反映出美国精英的一个共识,即美国的民主政治制度的确存在问题。最后,4 篇有关科技和 2 篇有关战略议题的文章也都持否定美国霸权衰退的观点。

以上是基于《外交》杂志发表文章和数据的基本情况进行的直观和趋势性分析研究。下文将深入文章的内容,考察作者的具体观点及其背后的逻辑,以期能够较精准地把握美国主流舆论对霸权问题的认识。限于篇幅,有些逻辑分类仅撷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看法或观点。

三 美国精英关于霸权衰退与否的争论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约瑟夫·奈教授在 2010 年发表于《外交》杂志的《美国霸权的未来:透视美国权力及其衰退》一文中指出,“衰退”(Decline)一词混淆了两个不同维度:“绝对衰退”(Absolute Decline)和“相对衰退”(Relative Decline),前者指自身衰败,后者指他国权力资源的增长或者更加有效地利用。据此,下文把那些在争论中认为是由具体问题引发了霸权衰退的作者统称为“肯定衰退派”,并归入“绝对衰退”的含义之中。

(一) “肯定衰退派”的观点

通过梳理分析发现,“肯定衰退派”中的精英认为是以下 6 个问题引发了美国霸权的衰退。

1. 多极化和权力分散

世纪之交,亨廷顿和普法夫指出是“单极时刻”的结束和国际格局的多极化引发了美国霸权的衰退。他们一致认为,正在出现的国际秩序是一种“单极主导的多元体系”或“单极—多极体系”(Uni-Multipolar System),由于非国家行为体数量和影响力的提升,以及其他国家实力的

提高，美国已从冷战末期的唯一超级大国沦为多极世界中的主要国家之一，美国应逐渐适应日益多极的世界。

威廉·普法夫指出，虽然美国仍是 21 世纪初期的军事、经济超级大国，但国际权力多极化最终会出现。^①哈佛大学政治学家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在其《孤单的超级大国》一文中指出，由于缺乏创造单极世界的国内政治基础，美国不再拥有冷战末的支配地位。正在出现的国际格局既非单极亦非多极，而是以单极为主的多元体系。^②换言之，亨廷顿认为，冷战后的国际权力结构是两种格局并存，即所谓的“单极—多极体系”。伴随着多极化的发展，美国解决全球关键问题需要其他主要国家的配合。

2. 经济问题引发内部衰败

持这一观点的主要有保罗·肯尼迪、布拉德·塞特瑟、努里尔·鲁比尼和尼尔·弗格森。“帝国过度扩张”（Imperial Overstretch）观点的提出者——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保罗·肯尼迪（Paul M. Kennedy）从分析经济关系与军事关系入手，指出美国国家实力已经远远不能同时捍卫其所有的全球利益和承担所有责任，因为“美国的义务过分延长，霸权的目标和手段不匹配，战略目标超出能力范围”。帝国为维持统治将资源用于军事扩张而非财富创造，经济增长出现波动和下滑，进而导致赋税加重，军事开支无以为继，最终导致帝国崩溃。霸权维持需要经济优势和军事优势，而这两者是一对矛盾。2008 年金融危机后，肯尼迪重提《大国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一书的观点并告诫人们，长期的财政赤字和过度的军事扩张，这对孪生祸根最终在美国导致了严重后果。^③多位美国精英对肯尼迪的这一理论进行过分析，可见其重要地位。

塞特瑟和鲁比尼则具体指出了赤字和外债如何引发霸权衰退。联邦赤

^① William Pfaff, “The Question of Hegemony,” *Foreign Affairs*, Vol. 80, No. 1, Jan./Feb. 2001, pp. 221–232.

^②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Lonely Superpower,” *Foreign Affairs*, Vol. 78, No. 2, Mar./Apr. 1999, pp. 35–49.

^③ 转引自 Josef Joffe, “The Default Power: The False Prophecy of America’s Decline,” *Foreign Affairs*, Vol. 88, No. 5, Sep./Oct. 2009, pp. 21–36。

字和巨额外债的经济失衡导致美国内部衰败，削弱其经济模式的吸引力和软实力，其关键论点是，经常项目赤字占 GDP 的 7%，外债超过 GDP 的 25%。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在这些问题上持乐观态度的戴维·利维和斯图尔特·布朗的论据，塞特瑟和鲁比尼两人逐条进行了反驳。他们认为，首先，经常项目赤字和随之而来的对外资依赖所造成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并未被夸大，它们只是受到较少关注罢了。这是因为：其一，外国央行很可能停止对美国的巨额赤字进行融资；其二，私人投资者也可能停止投资。展望未来，债务问题将更加恶化，外债将会增加，债息也会随之攀高。即使贸易赤字趋于稳定，经常项目赤字亦会紧随债息升高，这也同时能够解释为何持续的贸易赤字会引发特定的能导致金融危机的债务危机。^①

哈佛大学商学院的尼尔·弗格森教授也赞同塞特瑟和鲁比尼的上述观点，但弗格森又借鉴肯尼迪的“过度扩张论”并指出，与帝国对外扩张（伊拉克战争）导致衰落并行的是，当前的经济挑战（赤字和外债）对美国霸权是一项长期威胁。弗格森将美国霸权比作“帝国生命周期”：霸权国和帝国是由一系列不对称的、相互作用的部件组合而成的复杂体系，对该体系来说，一个微小的触发因素就会引发它从良性平衡到危机的剧烈转变。其一，衰退通常是突然和出乎意料的；其二，绝大部分衰退与财政危机有关。^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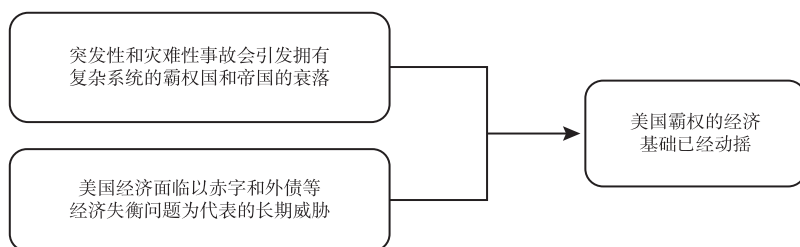


图 2 尼尔·弗格森的逻辑

① Brad Setser and Nouriel Roubini, “How Scary Is the Deficit,” *Foreign Affairs*, Vol. 84, No. 4, Jul./Aug. 2005, pp. 194–200.

② Niall Ferguson, “Complexity and Collapse,” *Foreign Affairs*, Vol. 89, No. 2, Mar./Apr. 2010, pp. 18–33.

3. 政治瘫痪引发霸权衰败

持该意见的美国精英认为，美国的政治体系未能适应 21 世纪全球化和信息革命的挑战，并丧失了为应对挑战而进行自我变革的能力，内部改革乏力。他们认为这是霸权衰败的深层原因。2012 年福山在《历史的未来：自由民主能否在中产阶级塌陷中幸存》一文中指出，资本主义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正在侵蚀美国自由民主制度的根基——中产阶级，同时，科技创新又加剧了美国社会的不平等，其自由民主制度堪忧。福山认为，2009 年的“茶党”右翼民粹主义运动和 2011 年的“占领华尔街”左翼群众运动两种极端社会思潮的交织出现，就是对资本主义放松金融管制模式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一种回应和不满。^①

《纽约客》的专栏作家乔治·帕克与福山的观点非常相似，然而，其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帕克指出，如果伊拉克战争对美国的政治体系是一次检测的话，那么，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在内的美国主要系统和机构都不合格，其表现有：财政悬崖、贫富差距、意识形态争执、现实冷漠、政治短视和国家利益党争化。特别是政治僵局使移民、教育和基础建设改革举步维艰，据此，帕克认为支撑美国健康民主社会的深层结构和机制陷入衰败。^②

关于政治僵局，乔纳森·奥尔特则具体指出奥巴马的医改是个失败，奥巴马试图绕过共和党在国会使用拖延战术，却遭到共和党的激烈反对。特别是奥巴马未能给医改及其政府班子配置一流的技术专家以及在医保领域富有经验的官员和经理：第一，医改更像是一个商业项目而非政府项目；第二，未经白宫检查，奥巴马便将该项目交给官僚机构（联邦医保和医助服务总局，The Centers for Medicare and Medicaid Services）；第三，公众支持率在衰减。奥尔特指出，围绕医改问题的两

^① Francis Fukuyama, “The Future of History: Can Liberal Democracy Survive the Decline of the Middle Class?” *Foreign Affairs*, Vol. 91, No. 1, Jan./Feb. 2012, pp. 53–61.

^② George Packer, “The Broken Contract: Inequality and American Decline,” *Foreign Affairs*, Vol. 90, No. 6, Nov./Dec. 2011, pp. 20–31.

党斗争实质是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斗争,自由主义主张大政府和对医疗保健制度进行改革;保守主义则主张个人自由选择的权利,反对医改法案。^①

随着“政治极化”愈演愈烈,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杰里米·阿德尔曼指出,金融危机、政治瘫痪、“阿拉伯之春”梦想破灭,以及来自中国等非民主国家的外部挑战,表明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遇到新危机,既有制度体系已无法继续维护美国的竞争优势。美国的问题并非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其社会内部。最后,西方干涉能力明显下降,西方曾一度是“他者”(The Rest)的楷模,现在却遭受质疑,命运堪忧。^②

4. 地缘政治危机引发霸权衰退

米德和米尔斯海默认为,近年随着地缘政治的回归,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正受到修正主义强国的挑战。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美国利益》杂志特约编辑沃尔特·拉塞尔·米德指出,虽然冷战后美国外交最重要的目标是将国际关系从零和范式转向共赢范式,但纷乱的2014年表明,传统大国的地缘政治博弈并未消失,安全困境不断加剧。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等“非天然盟友”视美国霸权为其实现目标的障碍,积极实施扩张,都认为现状应该被打破,试图推翻后冷战政治安排。事实上,米德认为这些修正主义国家已经改变了权力平衡和国际政治的动力根源,在欧亚地区,这些国家决心建立势力范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造成乌克兰危机,使美俄较量难解难分;中国在海洋权益上的主张日益强硬;伊朗通过与叙利亚和黎巴嫩真主党联合,试图主导中东事务。这些都威胁到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基础。^③

① Jonathan Alter, “Failure to Launch: How Obama Fumbled Health Care. gov.,” *Foreign Affairs*, Vol. 93, No. 2, Mar. /Apr. 2014, pp. 39 – 50.

② Jeremy Adelman, “What Caused Capitalism? Assessing the Roles of the West and the Rest,” *Foreign Affairs*, Vol. 94, No. 3, May. /Jun. 2015, pp. 136 – 144.

③ Walter Russell Mead, “The Return of Geopolitics: The Revenge of the Revisionist Powers,” *Foreign Affairs*, Vol. 93, No. 3, May. /Jun. 2014, pp. 69 – 79.

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则指出，乌克兰危机是美国战略收缩和全球支配地位下降的明证，也是美国犯的重大错误。美国坚持“后民族国家”的自由主义理念，而俄罗斯则坚持现实主义理念，因此后者是维护国家利益的防御性行为，美欧应为危机负主要责任，因为北约和欧盟双东扩，再加上以“颜色革命”为代表的民主输出行为威胁到了俄罗斯的核心利益。据此，米尔斯海默建议美国决策者应理解俄罗斯的安全关切，维持乌克兰作为北约和俄罗斯缓冲国的地位。^①

与米尔斯海默类似，罗伯特·莱格沃尔德在《经营新冷战：华盛顿和莫斯科从最近一次能学到什么》中也强调，乌克兰危机将美俄关系推向悬崖，两国现在是敌手。^②

5. 权力转移引发霸权衰退

持这一观点的主要有霍格、裴敏欣和雷纳德。詹姆斯·霍格认为，从西向东的权力转移正在加速进行。亚洲正在崛起，其上升的经济实力转化成为政治权力和军事权力，这增加了冲突的潜在威胁。当前中国是最显著的崛起力量。为应对权力转移，美国改进最初的政策立场，在反恐和朝核谈判上寻求中国的合作，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霸权的式微。^③

美国国际问题研究学者裴敏欣教授认为，权力转移引发中美冲突将不可避免，这是因为中美缺乏共有的安全利益和政治价值观念，其关于世界秩序的构想是根本冲突的，中国倾向于一个“后美国”的多极化世界（A Post-American, Multipolar World），而美国在权力相对衰退后仍试图维持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同时，台海紧张和中日纠纷会导致中美两国利益的直

^① John J. Mearsheimer, "Why the Ukraine Crisis Is the West's Fault: The Liberal Delusions That Provoked Putin," *Foreign Affairs*, Vol. 93, No. 5, Sep. /Oct. 2014, pp. 77 - 89.

^② Robert Legvold, "Managing the New Cold War: What Moscow and Washington Can Learn from the Last One," *Foreign Affairs*, Vol. 93, No. 4, Jul. /Aug. 2014, pp. 74 - 84.

^③ James F. Hoge, Jr., "A Global Power Shift in the Making," *Foreign Affairs*, Vol. 83, No. 4, Jul. /Aug. 2004, pp. 2 - 7.

接冲突。中国权力显著扩张和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突出了西方衰落和他者崛起的意象。中美的权力差距正日益缩小。自 2010 年以来,中国的外交更加自信/武断 (Assertive)。随着中国权力的继续增长,美国通过制衡与接触两边下注 (A Two-Pronged Approach of Hedging and Engagement) 的对冲平衡战略,将更加难以为继。^①

马克·雷纳德也认为中美冲突不可避免,但其不同点在于,他认为差异性促使合作,趋同性导致冲突,正是美中不断增加的相似性导致竞争,两国将更加对抗而非合作。此外,雷纳德还指出中美竞争的新特点是:第一,随着维持军力成本的上升,竞争主要是地缘经济而非地缘政治;第二,由于双方经济联系紧密,竞争还具有高度相互依赖性;第三,竞争更多指向国际地位而非意识形态;第四,一些国家在加强与美国安全联系的同时,又拓展与中国的经济贸易联系。^②此外,关于权力转移中的中美经济竞争,苏布兰马尼安 (Arvind Subramanian) 也悲观地指出,相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美国的经济影响力正在下降,这导致美国运用经济力量影响东北亚局势的效用被大幅削弱。凭借净债权国地位和超过美国 50% 的经济贸易增速,中国在 2030 年甚至会取代美国的全球支配地位。^③

6. 外交失策引发霸权衰退

通过具体分析美国的经济外交政策,莱斯利·盖尔布指出,金融危机后,美国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是如何修复国民经济。当大多数国家已经调整外交政策聚焦经济安全问题时,美国却仍以传统军事思维来思考安全问题,以军事手段应对威胁和挑战,未能平衡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关系,且美国将经济实力转化为世界影响力的能力越来越差。他建议美国决策者

① Minxin Pei, "How China and America See Each Other: And Why They Are on a Collision Course," *Foreign Affairs*, Vol. 93, No. 2, Mar./Apr. 2014, pp. 143 - 147.

② Mark Leonard, "Why Convergence Breeds Conflict: Growing More Similar will Push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part," *Foreign Affairs*, Vol. 92, No. 5, Sep./Oct. 2013, pp. 125 - 135.

③ Derek Scissors and Arvind Subramanian, "The Great China Debate: Will Beijing Rule the World?" *Foreign Affairs*, Vol. 91, No. 1, Jan./Feb. 2012, pp. 173 - 177.

须适应一个以经济为中心的世界。^①

美国国防学院副院长迈克尔·马扎尔认为，在相互依赖时代，“失败国家”或“失败中的国家”（Weak or Failing States）滋生的恐怖主义、区域混乱、犯罪、疾病和环境灾难对美国国家利益构成潜在威胁。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10年约15年间，美国以“失败国家”为中心的外交更多的是一种狂热和非理性战略。美国盲目地对这些国家的国内政治实施改造，“冲动”地开展干预主义“国家建设”，并错误地将军事力量作为完成该任务的主要方式。马扎尔的关键论点是：第一，财政紧缩使美国无法进行长期、艰难和代价高昂的“失败国家”建设；第二，“失败国家”界定的模糊性也导致美国难以采取有意义的行动；第三，美国以错位的信心评估该战略的现实可能性；第四，该战略歪曲了美国对其首要国际政治目标和角色的判断。^②

在马扎尔论断的基础上，吉舍尔·马布巴尼深入分析指出，美国未能妥善解决中东问题、核不扩散、自由贸易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西方发达国家自认为是这些问题的解决能手和国际体系的指导者，殊不知，西方亦是造成这些问题的一个主要来源，是麻烦的制造者和问题的一部分。据此，马布巴尼断定西方（美国）领导下的国际秩序出现了体系性问题，因此，西方应学会在全球治理上与其他国家分享权力和责任。^③

以上是部分美国精英认为引发霸权衰退的6个问题。然而，对于这些观点，其他精英或者进行反驳，或者从新的视角否定霸权衰退。下文把明确否定霸权衰退的精英简称为“否定衰退派”。

① Leslie Gelb, “GDP Now Matters More Than Force: A U.S. Foreign Policy for the Age of Economic Power,” *Foreign Affairs*, Vol. 89, No. 6, Nov./Dec. 2010, pp. 35–44.

② Michael J Mazar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Failed-State Paradigm: Requiem for a Decade of Distraction,” *Foreign Affairs*, Vol. 93, No. 1, Jan./Feb. 2014, pp. 113–121.

③ Kishore Mahbubani, “The Case Against the West: America and Europe in the Asian Century,” *Foreign Affairs*, Vol. 87, No. 3, May./Jun. 2008, pp. 111–124.

(二) “否定衰退派” 的观点

1. 否定经济问题引发霸权衰退

针对衰退派认为是贸易赤字、利率攀升、美元下跌和经济增长前景黯淡引发霸权衰退的论调, 坤兰、钱德勒、戴维、布朗和艾肯格林分别予以反驳。

约瑟夫·坤兰和马克·钱德勒通过分析赤字问题指出, 贸易平衡不再是美国全球销售和竞争力的有效衡量标准, 这是因为美国企业通过海外直接投资 (FDI) 在世界市场进行竞争且远超贸易出口。因此, 衰退论者将贸易赤字作为霸权虚弱的象征是错误的, 相反, 美国受贸易赤字困扰恰恰掩盖了一个事实, 即美国企业从未在比现在更好的位置上进行全球市场的竞争。^①

穆迪公司的戴维·利维和经济学者斯图尔特·布朗明确否认是巨额赤字和过度依赖外资引发霸权衰退。他们认为, 经常项目赤字反映了美国经济依然强劲的基本事实, 而非致命的结构性缺陷, 此外, 巨额外债对金融稳定造成的危险亦被夸大, 换言之, 虽然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 但这丝毫不影响美国在国际金融结构中的权力地位。利维和布朗对赤字和外债持乐观态度的理由是: 其一, 外国央行会继续对美国赤字进行融资; 其二, 即使外国央行撤出, 私人投资者会进入; 其三, 美元将维持在全球贸易、支付和金融中的支配地位, 美元下跌和利率攀升不会损害美国全球规则制定者的地位, 即使美元崩溃, 也只会对欧洲和日本造成更大损害; 其四, 巨额外债没有削弱美国经济模式的吸引力和软实力; 其五, 世界对美元资产的需求增强美国全球支配地位。最为重要的是, 由于美国霸权建立在持续引领创新前沿和运用新科技的经济基础之上, 除非支撑美国经济的科技动力、贸易开放和灵活性走到终结, 否则其霸权基础依然稳固。^②

① Joseph Quinlan and Marc Chandler, "The U. S. Trade Deficit: A Dangerous Obsession," *Foreign Affairs*, Vol. 80, No. 3, May. /Jun. 2001, pp. 87 - 97.

② David H. Levey and Stuart S. Brown, "The Overstretch Myth," *Foreign Affairs*, Vol. 84, No. 2, Mar. /Apr. 2005, p.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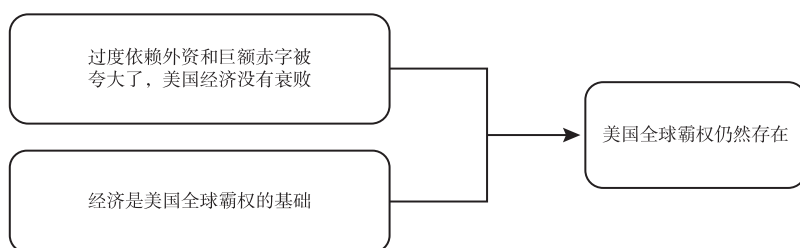


图3 戴维·利维和斯图尔特·布朗的逻辑

巴里·艾肯格林则通过分析美元和霸权的关系否认霸权衰退，首先他认为，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对美国霸权至关重要，美元霸权是美国霸权结构的重要支柱，因此，维护美元地位是其国家核心利益。虽然汇率波动，但美元对世界的重要性并未减弱，更不会崩溃。其次，在金融危机后的外汇市场上，美元地位实际得到加强。美国之所以在储蓄与消费严重失衡的情况下仍保持总体经济稳定，主要因为基于美元的全球货币和金融体系，美国可依靠别国储蓄来进行消费和发展。最后，欧元和人民币无法挑战美元作为世界储备和结算货币的地位。由于美国国债的安全性和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世界对美元储备的额外需求依然稳定，相对于世界经济美国经济依然强大。^①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 G.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创始人弗雷德·伯格斯坦从美元和赤字的关系以及中国经济崛起两个维度发表意见：从国际层面看，金融危机后的中国经济崛起被夸大了，美国仍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和最大的市场、全球储备货币的发行者和外资最重要的来源和接受国。他认为，若想使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须让中国成为真正的共同领导者，他还建议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SED）升级为“领导世界经济格局的‘G2’”，即“中美共治”，共享全球经济领导权。^②

^① Barry Eichengreen, "The Dollar Dilemma: The World's Top Currency Faces Competition," *Foreign Affairs*, Vol. 88, No. 5, Sep./Oct. 2009, pp. 53 - 69.

^② C. Fred Bergsten, "A Partnership of Equals: How Washington Should Respond to China's Economic Challenge," *Foreign Affairs*, Vol. 87, No. 4, Jul./Aug. 2008, pp. 57 - 70.

从国内层面看,伯格斯坦指出,虽然美国问题的根源在国内,但美国经济不平衡问题已急剧削减,经常项目赤字在 2009 年减少近 50%,这是因为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有助于美国对贸易和经常项目赤字进行融资,而且,美国政治稳定和法治的历史传统也增加了美元的吸引力。美国只需采取一个负责任的财政政策,降低利率和防止美元升值,适应一个较少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而平衡预算是唯一能避免赤字和外债的可靠政策。^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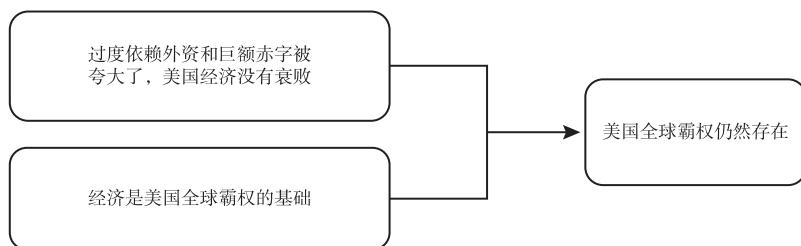


图 4 弗雷德·伯格斯坦的逻辑

关于精英们热议的中国经济崛起会挑战美国的问题,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否认美国霸权衰退,但他认为中国作为全球大国的崛起仍是美国需面临和回应的首要问题。与伯格斯坦类似,保尔森也建议升级美中战略经济对话,指出接触才是通往成功的唯一途径。^②

与上述精英分析赤字、外债和美元的视角不同,前财长奥尔特曼是从美国经济复苏发展着手研究。2013 年奥尔特曼在《西方兴衰:为何金融危机后美欧更强大》一文中指出,金融危机后房地产市场复苏、非传统能源革命、银行系统重组和制造业效率提高四个因素将带来美国经济增长的高潮。美国经济因金融危机而得到调整并变得更加强健。^③

^① C. Fred Bergsten, "The Dollar and the Deficits," *Foreign Affairs*, Vol. 88, No. 6, Nov./Dec. 2009, pp. 20 - 39.

^② Henry M Paulson, Jr. "A Strategic Economic Engagement: Strengthening U. S. - Chinese Ties," *Foreign Affairs*, Vol. 87, No. 5, Sep./Oct. 2008, pp. 59 - 78.

^③ Roger C. Altman, "The Fall and Rise of the West: Why America and Europe will Emerge Stronger from the Financial Crisis," *Foreign Affairs*, Vol. 92, No. 1, Jan./Feb. 2013, pp. 8 - 13.

虽然奥尔特曼明确否认霸权衰退，然而，在 2009 年《全球化的退却》一文中，他曾对霸权衰退持肯定的看法，并认为金融危机结束了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和放松管制的时代，导致美国经济模式的吸引力衰落：其一，全球化正在退却，金融和贸易保护主义在扩张；其二，危机可能会增加地缘政治的不稳定性；其三，中国经济模式的影响力在上升。^① 虽然如此，奥尔特曼最后又强调，随着他国崛起，尽管美国的领导能力减弱，但没有一个国家能代替美国的地位。

更有甚者，随着美国 2009 财年赤字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值 14 万亿美元（约占 GDP 的 12%），以及 2010 财年的 13 万亿美元（约占 GDP 的 9%），奥尔特曼和哈斯在《挥霍与权力：财政不负责任的后果》一文中指出，联邦政府正以空前的速度负债，债务增长会带来利率攀升。如果决策者不作为，财政、经济和政治瘫痪会引发严重后果，威胁美国经济霸权和掌控国际事务的能力。^② 由此观之，奥尔特曼观点的发展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美国精英对待霸权的看法也是随着美国经济状况抑或其他因素的变化而不断发生变化的。

与奥尔特曼不同，下列美国精英从美国新经济增长点的角度否定霸权衰退。2014 年《外交》杂志连续刊登了 4 篇关于页岩气革命的文章，以罗伯特·布莱克威尔、梅根·沙利文、罗伯特·海夫纳、爱德华·莫尔斯和弗雷德·克鲁伯为代表，他们认为页岩气革命增强了美国的能源实力和能源技术优势，强化了美国在国际能源领域的主导地位。以页岩油气为代表的非传统能源革命成为美国经济新的增长点，伴随成本下降和效率提升，此次革命带动制造业等相关产业振兴。同时，能源革命还有地缘政治影响，它转化为美国的竞争优势，巩固了美国的全球领导力和影响力。

布莱克威尔和沙利文认为，能源革命带来的地缘政治优势有力地回击

① Roger C. Altman, "Globalization in Retreat," *Foreign Affairs*, Vol. 88, No. 4, Jul. / Aug. 2009, pp. 2 - 7.

② Roger C. Altman and Richard N. Haass, "American Profligacy and American Power: The Consequences of Fiscal Irresponsibility," *Foreign Affairs*, Vol. 89, No. 6, Nov. / Dec. 2010, pp. 9 - 25.

了衰落派的论调。页岩气革命不仅提高了美国在“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TTIP)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中的谈判地位,巩固了联盟体系,还拓展了美国在中东问题、美欧合作与美俄关系领域的政策和战略空间。此外,能源革命增强了美国在全球气候问题上的领导力,为美国发挥全球影响力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①

海夫纳则探究了此次能源革命的深层国内原因。他认为,美国独具的保护土地私有权及其资源的法律体系,以及开放的资本市场与科学合理的管理体系,使美国企业竞争激烈,因此,能源革命只能发生在美国,他国无法复制美国此项成就。^②

对于海夫纳的部分观点,莫尔斯则有不同意见,他认为多数国家还是能够模仿美国此项成就的,这是因为,新科技的运用以及页岩气和致密轻原油(Tight Oil)生产全球化,降低了生产成本并提高了效率,美国经济会接近能源独立。因此,怀疑论者提出的诸如环境管制、产量衰减和钻井经济学等问题,对美国来说并非灾难。^③

对于美国人较为关注的环保问题,环保协会主席弗雷德·克鲁伯指出,在水平钻井(Horizontal Drilling)和水力压裂(Hydraulic Fracturing or Fracking)的技术条件下,虽然天然气泄漏会造成空气污染、水污染、噪声和粉尘等环境威胁,但是环保组织和油气企业通过创建强健与合理的标准能够减弱这些威胁,最终确保经济发展成果惠及环境。^④

诚然,正如布莱克威尔和沙利文先前指出的,虽然能源革命不能解决美国面临的所有挑战,如战争创伤、财政挥霍、政治极化、“棱镜门”和

① Robert D. Blackwill and Meghan L. O'Sullivan, "America's Energy Edge: The Geo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Shale Revolution," *Foreign Affairs*, Vol. 93, No. 2, Mar/Apr 2014, pp. 102 - 114.

② Robert A. Hefner III, "The United States of Gas: Why the Shale Revolution Could Have Happened Only in America," *Foreign Affairs*, Vol. 93, No. 3, May/Jun 2014, pp. 9 - 14, 204.

③ Edward L. Morse, "Welcome to the Revolution: Why Shale Is the Next Shale," *Foreign Affairs*, Vol. 93, No. 3, May/Jun 2014, pp. 3 - 7.

④ Fred Krupp, "Don't Just Drill, Baby-Drill Carefully: How to Make Fracking Safer for the Environment," *Foreign Affairs*, Vol. 93, No. 3, May/Jun 2014, pp. 15 - 20.

中国崛起等，但能源革命与美国军事实力、经济实力和文化实力的结合会增强美国的全球领导力。无论怎样衡量，美国仍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①

上述精英几乎从美国经济的各个方面对衰退论进行了驳斥，这也说明经济实力和美国霸权兴衰有密切的联系，可以认为美国的衰落主要是经济因素所致。

2. 否认军力下降引发霸权衰退

伊肯伯里、多德尼、利伯和普赖斯都提到过美国军事优势，特别是核优势。依尔·利伯和达尔·普赖斯在《美国核优势的上升》中指出：“相互确保摧毁”（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 MAD）已经结束，50多年来，美国首次站在绝对核优势的边缘。核武器不仅大大消除了世界战争的可能性，而且，苏联解体、俄罗斯核武库骤然下降以及中国核力量的陈旧带来核均势的转变，使得俄中核武力无法与美国相抗衡。^②事实上，早在世纪之交的2001年，威廉·普法夫就已指出，美国毫无疑问将是21世纪初的军事经济超级大国。

斯蒂芬·布鲁克斯和威廉·沃尔沃斯认为，美国在世纪之所享有的优势地位是自民族国家出现以来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如果当前美国的全球支配地位不构成单极，那么将永远不会有类似情况出现。在可预见的未来，没有国家能抗衡美国权力。美国实力来自其强大的军事、经济和技术力，由于实力来源多样且持久，因此，其外交政策选择拥有更多自由度。^③理查德·哈斯具体指出，美国年军费开支超过5000亿美元，若包括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则超过7000亿美元，美国还拥有世界最具实力的陆、海、空军事力量。

约瑟夫·奈则以“复杂三维棋局”（A Complex Three-Dimensional

^① Robert D. Blackwill and Meghan L. O'Sullivan, "America's Energy Edge: The Geo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Shale Revolution," *Foreign Affairs*, Vol. 93, No. 2, Mar/Apr 2014, pp. 102 - 114.

^② Keir A. Lieber and Daryl G. Press, "The Rise of U. S. Nuclear Primacy," *Foreign Affairs*, Vol. 85, No. 2, Mar./Apr. 2006, pp. 42 - 54.

^③ Stephen G. Brooks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American Primacy in Perspective," *Foreign Affairs*, Vol. 81, No. 4, Jul./Aug. 2002, pp. 20 - 33.

Chess Game) 模型比拟当前国际权力的分配格局, 在棋局顶端是美国凭借绝对军事优势长期主导的单极格局; 棋局中间是美欧日中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维系的经济权力多极格局; 棋局底部是包括非国家行为体、电子转账的银行家、核恐怖主义、网络黑客活动以及传染病和气候变化在内的跨国关系领域, 权力在该领域广泛分散, 无所谓单极、多极或霸权。^①

法里德·扎卡里亚则深入分析了美国强大军事优势背后的原因, 他指出, 美国的军事实力并非其强大的原因, 而是其强大的结果。这是因为支撑美国强大军事实力的经济和科技基础是极其坚固的。

3. 否认战略安全问题引发霸权衰退

美国原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从大战略视角否认霸权衰退。他认为, 美国国家安全未来数十年的核心目标是复兴国力, 通过促进和提升一个强大的西方联盟, 同时在东方支撑一个复杂平衡, 美国霸权不仅能够得到修复, 还能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② 他认定“美国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全球性的超级强权”, 这意味着“美国不允许任何势力挑战美国的这一世界支配地位 (Global Domination)”。

在战略问题上, 米卡·增科和迈克尔·科恩也明确表示, 美国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 无可匹敌且安全。^③

4. 强调美国科技、教育和创新绝对优势

从国际关系结构性权力视角看, 科技亦是权力资源的重要构成要素, 科技进步能够加强国家行使权力的能力, 改善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权力地位。

亚当·西格尔认为美国拥有绝对的科技优势和创新优势, 他指出: 第

① Joseph S. Nye, Jr.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 Dominance and Decline in Perspective,” *Foreign Affairs*, Vol. 89, No. 6, Nov. /Dec. 2010, pp. 9 – 11.

② Zbigniew Brzezinski, “Balancing the East, Upgrading the West: U. S. Grand Strategy in an Age of Upheaval,” *Foreign Affairs*, Vol. 91, No. 1, Jan. /Feb. 2012, pp. 97 – 104.

③ Micah Zenko and Michael A. Cohen, “Clear and Present Safety: The United States Is More Secure Than Washington Thinks,” *Foreign Affairs*, Vol. 91, No. 2, Mar. /Apr. 2012, pp. 79 – 93.

一，美国发展新科技和产业的创新速度无与伦比；第二，科技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确保美国经济繁荣和军事实力；第三，充分利用多元思想和体系是美国最重要的相对优势之一。因此，美国更应增强国内创新氛围。^① 虽然其他精英也提到美国的科技优势，但西格尔的观点最具代表性。

埃里克·施密特和杰瑞德·科恩从联系性方面强调美国的科技优势。在《数据分裂：联系性和权力分散》一文中，他们指出，传统媒体被称为“第四权力”（The Fourth Estate），当前发生的可被称为“关联产业”（Interconnected Estate）。诸如手机和因特网等通信科技，不仅为美国的增长和发展创造了新的机会，也赋予美国传播价值理念和维护国家利益的能力，这种由现代通信科技带来的不断增加的联系性，促使包括美国在内的民主国家与全球民众和企业结成联盟推动全球信息自由流动，其中，美国是最主要和最具联系性的强国。^②

此外，《经济学人》杂志编辑肯尼斯·库克耶和维克托·迈尔-舒博格指出，美国在“大数据”领域占据优势。大数据是指超过典型数据库软件的采集、储存、管理和分析能力的数据集，其突出特点是数据量呈几何指数式增长。大数据不仅能够改变政府职能和政治的本质、促进经济增长、提供公共服务和发动战争，还能帮助政府增加民主治理的透明性。美国正在引领大数据科技领域的前沿。^③ 此外，爱德华·莫尔斯指出，由于掌握水平钻井和水力压裂关键技术，美国成为全球唯一有成本以较低成本大规模开采页岩气的国家。^④

当然，除科技外的教育优势也是否定衰退派探讨的重要议题。

① Adam Segal, “Is America Losing Its Edge?” *Foreign Affairs*, Vol. 83, No. 6, Nov./Dec. 2004, p. 2.

② Eric Schmidt and Jared Cohen, “The Digital Disruption: Connectivity and the Diffusion of Power,” *Foreign Affairs*, Vol. 89, No. 6, Nov./Dec. 2010, pp. 64 – 75.

③ Kenneth Cukier and Viktor Mayer-Schoenberger, “The Rise of Big Data: How It’s Changing the Way We Think about the World,” *Foreign Affairs*, Vol. 92, No. 3, May/Jun 2013, pp. 28 – 40.

④ Edward L. Morse, “Welcome to the Revolution: Why Shale Is the Next Shale,” *Foreign Affairs*, Vol. 93, No. 3, May./Jun. 2014, pp. 3 – 7.

前教育部部长阿恩·邓肯和约瑟夫·奈都提到美国无与伦比的教育优势。2010 年邓肯专门撰文《返回学校：提高美国教育和竞争力》，他指出，在知识经济时代，美国应变得更加具有经济竞争力与合作性，重新审视教育和国际竞争力的关系。国际竞争力不是“零和博弈”（Zero-Sum Game），美国应更加强调合作的“双赢博弈”（Win-Win Game）。邓肯认为，扩大全球教育接触率和国内外经济活力，才是做大全球经济蛋糕的最佳方式。第一，在知识经济时代，教育是不受国界限制的公共物品，美国经济增长得益于吸收外国商品和吸纳受过良好教育的移民；第二，由于全球经济相互依赖，国外民众更高的受教育程度意味着对美国商品的更多需求；第三，美国高等教育在许多方面领先于世界。^①

5. 否认权力转移引发霸权衰退

针对霍格、裴敏欣和雷纳德等衰退派认为权力转移引发霸权衰退的悲观看法，查尔斯·格拉泽指出，国际体系结构不会导致中国等崛起国走向战争，中国崛起不像现实主义者通常认为的那样，具有竞争和危险性。在当前的国际条件下，美中双方能够在对彼此不构成重大威胁的前提下确保各自的核心利益，并维持高水平的安全。冲突并非预定，双方可对其进行管控。最后，格拉泽告诫，诸如台海紧张等次级危机易升级为战争。^②

关于裴敏欣指出的自 2010 年以来中国外交更加“自信/武断”（Assertive）的说法，托马斯·克里斯滕森有不同意见，他认为，中国采取的扩张性对外政策应更好地被理解成反应性和保守性，而非所谓的自信和革新性。况且，金融危机后中国公众、基层政府官员和媒体中的民族主义评论员过高地估计了中国崛起的速度和美国衰落的程度。^③

① Arne Duncan, “Back to School: Enhancing U. S. Education and Competitiveness,” *Foreign Affairs*, Vol. 89, No. 6, Nov./Dec. 2010, pp. 54–65.

② Charles Glaser, “Will China’s Rise Lead to War? Why Realism Does Not Mean Pessimism,” *Foreign Affairs*, Vol. 90, No. 2, Mar./Apr. 2011, pp. 80–91.

③ Thomas Christensen, “The Advantages of an Assertive China: Responding to Beijing’s Abrasive Diplomacy,” *Foreign Affairs*, Vol. 90, No. 2, Mar./Apr. 2011, pp. 54–67.

6. 以人口结构优势否认霸权衰退

2010年尼古拉斯·伯施塔特在《人口的未来：人口增长和下降对世界经济意味着什么》中指出，21世纪，所有发达经济体和一些新兴经济体将面临人口下降和老龄化的问题，导致适龄工作人口下降，然而，由于较高的出生率和移民持续涌入，美国将避免人口停滞和下降，其人口占全球的比重也不会下降。^①

与伯施塔特类似，扎卡里亚也特别提到美国人口优势，认为出生率下降和老龄化是世界难题，而美国却是发达经济体中唯一未出现人口下降的国家，由于移民不断增加，美国比其任何竞争者的人口都更年轻。

7. 从权力衡量标准角度否认美国的霸权衰退

布鲁克斯和沃尔沃斯认为，美国国家实力来自强大的军事、经济和技术力。其核心论断有三条：第一，以权力的所有标准成分衡量——军事、经济、文化、科技等——当前美国拥有的绝对优势；第二，出现能够平衡美国霸权的联盟的可能性很小；第三，美国处在利用全球化的最佳位置，实力来源多样且持久。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出现威胁美国霸权的全球挑战。

此外，约菲还补充道，一方面，教育和科研投入决定美国的未来；另一方面，美国是21世纪不可或缺的国家，仍具有掌控世界事务的能力，能以较低成本运作国际体系。因此，在21世纪，美国将比任何竞争者都更年轻和有活力。^②

8. 否认外交失策导致美国掌控世界事务能力下降

迈克尔·曼德尔鲍姆指出，美国“民主输出”（Democracy Promotion）的挫折并不意味着民主制度自身的失败。相反，在20世纪最后25年中，民主国家的数量显著增加，从最初局限于为数不多的富裕国家，很快成为

① Nicholas Eberstadt, "The Demographic Future: What Population Growth-and-Divide-Means for the Global Economy," *Foreign Affairs*, Vol. 89, No. 6, Nov./Dec. 2010, pp. 43-54.

② Josef Joffe, "The Default Power: The False Prophecy of America's Decline," *Foreign Affairs*, Vol. 88, No. 5, Sep./Oct. 2009, pp. 21-36.

世界最普遍的政治体系。^①

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认为,全球治理需要国际合作,而且,离开美国,这些问题根本无法解决。在信息时代美国应开展新的公共外交战略,增强对民间力量的利用。^② 通过与军事力量协同合作,民间力量能够制止冲突和维持稳定。此外,平衡好军事和民间力量,美国还能促进其利益和价值观,领导和支持其他国家解决全球性问题。

与希拉里类似,新墨西哥前州长理查德森认为,诸如核扩散、犯罪网络、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种族屠杀、金融危机、亚洲经济和军事力量崛起、俄罗斯复兴以及全球环境和健康问题的解决,只有唯一超级大国美国能够提供政治领导。如果美国欲再次领导世界,只需重建过度扩张的军事、复苏联盟,加强公共外交,通过电视、广播、教育和交流项目修复其作为遵守国际法、人权和公民自由的国家形象。最重要的是,美国应在阿富汗、中东和非洲区域的国家建设中发挥领导作用。因此,美国需采取一个新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开展多边合作,既非从全球参与中退却的孤立主义幻想,亦非通过单边主义军事力量改造他国。^③

正如理查德森指出的,帮助“失败国家”进行国家建设是美国一项重要的外交战略。针对马扎尔认为美国以“失败国家”为中心的外交失败,詹姆斯·史依尔进行了反驳。首先,冷战后美国帮助“失败国家”进行国家建设的战略并非为证明美国霸权延续的正当性,事实上,美国将这些问题交给了联合国并取得了一些成就。美国在海地、巴尔干地区、阿富汗和伊拉克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其次,美国依靠法、英和非洲关键伙伴结束了西非的政治动荡。再次,帮助“失败国家”外交战略并未扰乱美国的地缘战略布局。最后,他认为马扎尔高估了“失败国家”战略

① Michael Mandelbaum, "Democracy without America: The Spontaneous Spread of Freedom," *Foreign Affairs*, Vol. 86, No. 5, Sep./Oct. 2007, pp. 119 - 130.

② Hillary Clinton, "Leading Through Civilian Power: Redefining American Diplomacy and Development," *Foreign Affairs*, Vol. 89, No. 6, Nov./Dec. 2010, pp. 13 - 22.

③ Bill Richardson, "A New Realism," *Foreign Affairs*, Vol. 87, No. 1, Jan/Feb 2008, p. 9.

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力。^①

关于美国外交的优先目标，库尔特·坎贝尔和伊利·帕特纳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应该聚焦亚洲，在参与亚洲多边论坛时，华盛顿应通过利用国际法和仲裁中国南海的主权纠纷来支持基于法制的地区秩序的发展。^②对于坎贝尔和帕特纳的观点，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国家安全研究副主任肯尼斯·波拉克和雷·塔克有不同意见。他们指出，亚洲虽然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但这并不能削弱中东的重要性。美国可以在亚洲投入更多（他们认为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亚太地区发展投入了过多的精力和资源），但不能以牺牲中东为代价。^③

9. 否认政治衰败引发霸权衰退

关于美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南希·博德塞奥和福山虽然承认美国现有制度未能适应全球化和信息科技革命，分权制衡反倒成为改革的阻碍，“政治极化”亦似乎难以解决这些问题，但他们并未否定该制度的优越性。博德塞奥指出，虽然一些历史学家认为金融危机导致美国经济在全球事务中支配地位的结束，降低了资本主义体系自身的合法性，但是现在谈通向多极世界的趋势还为时尚早。“他者崛起”不仅与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有关，也与思想和模式的全球竞争有关。西方，特别是美国虽然已不再被看作是关于社会政策创新思维的唯一中心，但是，西方自由民主模式并未结束。^④

关于政治衰败，在2013年的《美国能自我修复吗？民主新危机》一文中，扎卡里亚认为当前美国正面临冷战后最为严重的政治僵局，虽

① James A. Schear, “Washington’s Weak-State Agenda: A Decade of Distraction? /Mazarr Replies,” *Foreign Affairs*, Vol. 93, No. 3, May/June 2014, pp. 172 – 175.

② Kurt M. Campbell and Ely Ratner, “Far Eastern Promises: Why Washington Should Focus on Asia,” *Foreign Affairs*, Vol. 93, No. 3, May/June 2014, pp. 106 – 116.

③ Kenneth M. Pollack and Ray Takeyh, “Near Eastern Promises: Why Washington Should Focus on the Middle East,” *Foreign Affairs*, Vol. 93, No. 3, May/June 2014, pp. 92 – 105.

④ Nancy Birdsall and Francis Fukuyama, “The Post-Washington Consensus: Development After the Crisis,” *Foreign Affairs*, Vol. 90, No. 2, Mar. /Apr. 2011, pp. 45 – 53.

然美国的经济非常强健,但民主政治似乎丧失了为应对全球化和信息科技革命的挑战而进行变革的能力。虽然美国须在财政预算、公民权利、基础建设、移民政策和教育领域进行政策调整,然而,政治瘫痪和低效将这些问题的解决推向未来,且变得更加困难和代价高昂。尽管如此,扎卡里亚仍对美国的政治体系充满信心,认为西方民主面临的威胁并非毁灭而是僵化,财政悬崖、政治瘫痪和人口压力只会减缓增长而非导致崩溃。总之,“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是当代世界唯一具备灵活性与合理性的体系”。^①

与上文中属于肯定衰退派且倾向保守主义的乔纳森·奥尔特不同,自由主义论的莱恩·肯沃西通过对医改问题进行具体考察,指出社会民主是美国未来的希望。自 2010 年奥巴马医改法案签署以来,该法案不仅成为美国政治的中心,更成为争论的焦点。然而,由于民众需求的整合、技术官僚的供应和国民财富的逐渐增加,社会民主是美国的未来。^②肯沃西认为,现代社会的民主意味着可通过政府政策的适度干预来促进经济发展,从而扩大机会和确保所有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它又能保持经济的自由灵活性和市场的动力性。

10. 从新的权力衡量标准论证霸权延续

与上述精英从不同议题入手否定衰退不同,美国外交政策与国际事务学者、新美国基金会现任主席及执行总裁安妮-玛丽·斯劳特从新的衡量权力的视角展望未来的美国霸权。她指出,当前的国际秩序保证了 21 世纪仍是美国的世纪。虽然斯劳特与伊肯伯里同属“新自由国际主义”阵营,但她与伊肯伯里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理论框架的最大不同在于,她认为 21 世纪是网络时代,网络化取代了等级权力体系。在以网络为轴心的全球治理体系中,网络化是国际政治的现实:战争、外交、商业、媒

① Fareed Zakaria, “Can America be Fixed? The New Crisis of Democracy,” *Foreign Affairs*, Vol. 92, No. 1, Jan. /Feb. 2013, pp. 22 – 33.

② Lane Kenworthy, “America’s Social Democratic Future: The Arc of Policy is Long but Bends toward Justice,” *Foreign Affairs*, Vol. 93, No. 1, Jan. /Feb. 2014, pp. 86 – 90, 92 – 100.

体、社会和宗教等通过“节点”联系在一起，组成一个复杂的网络。只有最具“联系度”（Connections）的国家才能设置全球议程，实现创新和持续增长，成为核心玩家。只有把握复杂的网络关系，占据关键“节点”位置，才能保证自身的领导地位。斯劳特强调，一国权力的衡量标准正是将这种联系度转化为创新和增长的能力，得益于人口、地缘政治与开放和创新的文化，美国拥有将网络时代变成美国世纪的潜力。^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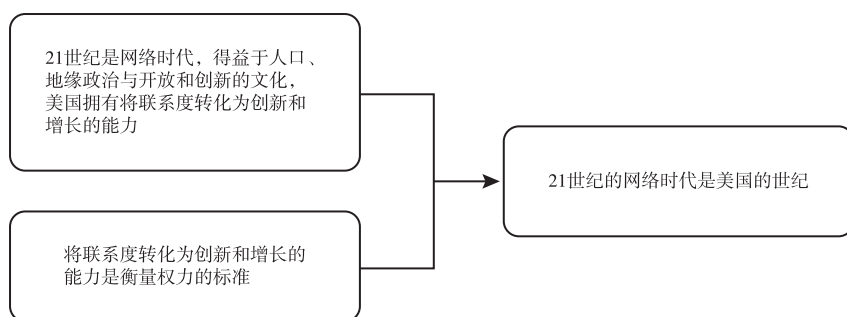


图5 安妮-玛丽·斯劳特的逻辑

上述精英从10个方面否定了霸权衰退，并表达了各自意见。然而，还有部分精英主张“霸权相对衰退说”。

（三）霸权相对衰退说

第一，关于霸权相对衰退，正如奈先前指出的：相对衰退，是指他国权力资源的增长抑或更加有效地利用。^②换言之，即他国力量的增长以及对资源更加有效地利用造成本国（美国）相对退步的一种现象。他还援引历史事实：“美国权力已不像过去，但二战刚结束时美国权力也绝非真正如人们认为的那般强大……以资源衡量的权力很少等同于以人们期望的

^① Anne-Marie Slaughter, “America’s Edge: Power in the Networked Century,” *Foreign Affairs*, Vol. 88, No. 1, Jan./Feb. 2009, p. 94.

^② Joseph S. Nye, Jr.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 Dominance and Decline in Perspective,” *Foreign Affairs*, Vol. 89, No. 6, Nov./Dec. 2010, pp. 9–11.

结果所衡量的权力,而以资源来思考权力时,权力转化是基本问题。衰退论的周期循环更多反映的是心理预期而非真正的权力资源转移。”^① 奈还认为,从绝对衰退看,美国着实在债务、低水平中学教育和“政治极化”领域面临一系列严重问题,但这仅是整体的一个局部。而且,这些主要问题是能够被解决的。虽然当前“政治极化”加剧,但历史上的政治僵局比现在更严重。当然,美国还有移民带来的人口优势和教育优势。因此,把这些根本无法解决的问题同那些原则上能被解决的问题区分开来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从相对衰退看,纵然“世界其他地方的崛起”意味着美国支配力量不如从前,也并不代表中国一定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主。“中国要同美国的权力资源相匹配尚有很长的路要走。”^② 依据多层面的态势,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的挑战相当有限。中国目前尚未做好担任全球领袖的准备。

第二,与奈主要从美国国内问题入手探讨霸权问题不同,基欧汉和伊肯伯里等自由制度主义者则侧重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层面的分析。在他们看来,权力并非仅指经济、军事等“硬”物质力量的加总,还包括制度性因素等“软”的方面。他们认为,霸权衰退后的美国仍可利用其主导下的国际秩序维持自身领导地位,其主导的秩序不会崩塌。正如伊肯伯里一再强调的,通过维护开放的、基于规则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ist),在美国实力相对衰退的情况下继续吸纳新兴力量,规范中国等“潜在挑战者”,从而延续美国在 21 世纪的国际领导地位。

伊肯伯里还认为,美国主导建立的基于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北约和世界银行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经过调整后依然可以延续。尽管美国从冷战末的“单极时刻”的霸权顶峰衰退下来,并在经济增长、

① Joseph S. Nye, Jr.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 Dominance and Decline in Perspective,” *Foreign Affairs*, Vol. 89, No. 6, Nov./Dec. 2010, pp. 9–11.

② Joseph S. Nye, Jr.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 Dominance and Decline in Perspective,” *Foreign Affairs*, Vol. 89, No. 6, Nov./Dec. 2010, pp. 9–11.

社会平等和政治稳定等方面面临挑战，但其权力仍无可匹敌。^①正在发生的并非美国衰落，而是他国赶上并密切联系起来的一个动态过程，^②即使美国实力相对衰退，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还将继续存在，西方体系将最终胜利。^③这是因为：其一，该秩序是基于制度的、开放的和包容的体系，能够整合崛起国家；其二，该秩序基于美国广泛的联盟体系的领导；其三，核武器“相互确保摧毁”降低了崛起国以武力挑战主导国的可能性，限制了其推翻现存秩序的能力；其四，美国还有得天独厚的地缘政治优势；其五，美国不仅通过运用权力，还通过全球治理和规则制定来维系其全球领导地位。

伊肯伯里还对米德认为美国已陷入地缘政治困局，以及米尔斯海默认为美中冲突不可避免的观点进行了批判：虽然一些修正主义国家在欧亚区域扩张势力范围威胁到了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和当前的国际秩序，但是当前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比米德和米尔斯海默所认为的要更稳固和广阔，能够应对上述挑战。而且，只要美国及其盟友继续为国际社会提供安全和繁荣的公共产品，该秩序就能存续。夏普兰和兰尼也持类似意见。他们认为，中国崛起导致美国在东北亚的霸权相对衰退：“在美国居支配地位 60 多年后，东北亚的权力平衡正在转变，中国上升，日韩处于变动中。”^④史剑道（Derek Scissors）等也认为，衰退派的苏布兰马尼安高估了金融危机后中国净债权国的国际地位。事实上，“中国不可能取代美国的地位，美国霸权只是相对衰退”。^⑤

① G. John Ikenberry, “The Illusion of Geopolitics: The Enduring Power of the Liberal Order,” *Foreign Affairs*, Vol. 93, No. 3, May./Jun. 2014, pp. 80–90.

② G. John Ikenberry, “The Future of the Liberal World Order: Internationalism After America,” *Foreign Affairs*, Vol. 90, No. 3, May./Jun. 2011, pp. 56–68.

③ G. John Ikenberry,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Can the Liberal System Survive?,” *Foreign Affairs*, Vol. 87, No. 1, Jan./Feb. 2008, pp. 23–37.

④ Jason T. Shaplen and James Laney, “Washington’s Eastern Sunset: The Decline of U. S. Power in Northeast Asia,” *Foreign Affairs*, Vol. 86, No. 6, Nov./Dec. 2007, p. 82.

⑤ Derek Scissors and Arvind Subramanian, “The Great China Debate: Will Beijing Rule the World?,” *Foreign Affairs*, Vol. 91, No. 1, Jan./Feb. 2013, pp. 173–177.

虽然基欧汉在《霸权之后：关于衰退争论的已知和未知因素》一文中指出，关于美国霸权的未来，不做预测才是对的。事实上，基欧汉明确否认霸权绝对衰退。^①

多德尼的观点与伊肯伯里的观点非常相似，但他的视角却在威权国家内部。在 2009 年多德尼和伊肯伯里合著的《专制复兴的迷思：为何自由民主会占优势》中指出：第一，金融危机后，尽管威权国家通过新的发展模式走向繁荣，但它们一些根深蒂固的问题，如腐败、不平等、弱问责制和信息流通不充分会限制其长远发展；第二，当前这些国家的成就依靠的是融入当前国际秩序并将继续依赖。总之，联盟、伙伴、多边主义和自由民主是美国全球领导力的有力工具，它们正在帮助美国赢得 21 世纪地缘政治和国际秩序的斗争。^②斯图亚特·帕特里克也意识到该问题，不过他进一步指出，崛起国往往会反对当前秩序的政治和经济的基本规则，为加强该秩序，美国应接受多边合作。^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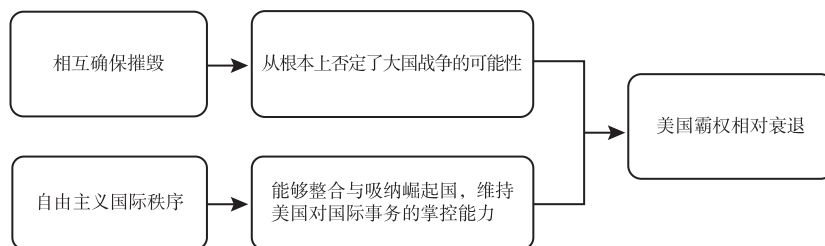


图 6 约翰·伊肯伯里的逻辑

第三，与伊肯伯里类似，美国《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著名政治评论家法里德·扎卡里亚对于相对衰退的关键论点是，在“后美国时代”

① Robert O. Keohane, "Hegemony and After: Knowns and Unknowns in the Debate Over Decline," *Foreign Affairs*, Vol. 91, No. 4, Jul./Aug. 2012, pp. 114–118.

② Daniel Deudney and G. John Ikenberry, "The Myth of the Autocratic Revival: Why Liberal Democracy Will Prevail," *Foreign Affairs*, Vol. 88, No. 1, Jan./Feb. 2009, pp. 77–94.

③ Stewart Patrick, "Irresponsible Stakeholders? The Difficulty of Integrating Rising Powers," *Foreign Affairs*, Vol. 89, No. 6, Nov./Dec. 2010, pp. 33–44.

(Post-American World)，由于“他者崛起” (The Rise of the Rest)，即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降低了美国的全球主导能力，因此，美国（霸权）即使不是绝对衰退，也肯定面临相对衰退。

扎卡里亚在综合分析军事、经济、教育、人口和移民、政治制度和国际秩序之后认为，虽然美国有塑造世界的能力和动力，但前提是须克服政治僵局和调整政策，以应对“他者崛起”。在这点上扎卡里亚又与奈有相似之处。他认为，首先，美国的政治体系具有灵活性、机敏性和迅速恢复性，能够纠错和转移注意；其次，美国的军事实力并非其强大的原因，而是其强大的结果，它建立在强健的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基础之上；再次，虽然美国占全球 GDP 的比重下降，储蓄率为零，并面临经常项目赤字、贸易赤字、财政赤字、巨额外债和贫富差距问题，但这些只是整体问题的局部，美国将引领下一次科技和产业革命，经济仍将充满活力；^① 又次，美国还有高等教育、移民政策和人口结构优势；最后，虽然金融危机后美国政治体系似乎丧失了革新能力，但从本质来看，“政治极化”或政治瘫痪是由美国三权分立、职能交叉和“制约与平衡” (Checks and Balances) 的民主政治制度造成的，这也是美国开国先哲在效率与制衡间选择后者的结果。最后，扎卡里亚指出，通过让渡部分权力和利益，接受一个具有多元声音和观点的世界，美国就能整合崛起国，稳定世界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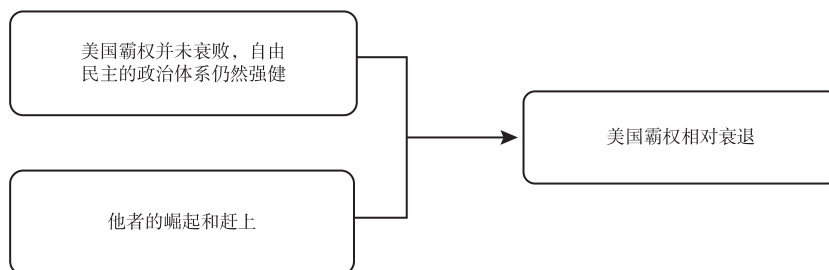


图7 法里德·扎卡里亚的逻辑

^① Fareed Zakaria,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 How America Can Survive the Rise of the Rest,” *Foreign Affairs*, Vol. 88, No. 3, May/June 2008, pp. 18–43.

第四,与扎卡里亚类似,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也认为,美国实力的现实不应掩盖其国际地位的相对衰退以及影响力和独立性的绝对衰退。^①美国现在是而且仍将是“无极世界”(Nonpolar World)唯一和最大的权力中心,年军费开支超过 5000 亿美元,拥有能力最强的陆、海、空力量,其 14 万亿美元的 GDP 经济总量为世界最大,同时还是文化(电影和电视)、信息和创新的主要来源。此外,针对“肯定衰退派”的代表肯尼迪的“过度扩张论”,哈斯认为该理论仅适用于苏联解体,得益于纠错的机制(Corrective Mechanisms)和动力,美国不受该理论影响。尽管如此,哈斯仍指出美国的优势地位不会持续下去。由于全球化、非国家行为体数量和影响的提升及其他国家力量的提高,美国相对地位会受到削弱,任何试图维护或扩张美国霸权的行为都会遭到失败,^②美国对其偏好的国际社会的建立和维持首先将受到其他大国,和中小国家的反对。因此,人类正在进入“后美国时代”。

上述精英特别是伊肯伯里的观点:“正在发生的并非美国衰落,而是他国赶上并密切联系起来的一个动态过程,即使美国实力相对衰退,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会继续存在,西方体系将最终胜利。”,这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国主流政策舆论精英对美国霸权是否衰退问题的评述和倾向。

结 语

大国兴衰是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关于美国霸权的讨论则是贯穿战后国际关系史的一条重要线索。对于自美国卷入全球反恐战争和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精英关于霸权衰退的争论,通过本文基于 1999—2015 年近 17 年美国《外交》杂志相关刊文的文本和数据分析,根据作者的身

^① Richard N. Haass, “The Age of Nonpolarity: What will Follow U. S. Dominance,” *Foreign Affairs*, Vol. 87, No. 3, May/June 2008, pp. 44 – 56.

^② Richard N. Haass, “What to do with American Primacy,” *Foreign Affairs*, Vol. 78, No. 5, Sep./Oct. 1999, pp. 37 – 49.

份和议题对文章进行分类，考察产生不同观点背后的原因，并重点对不同意见的逻辑进行梳理和总结，研究发现美国精英讨论的结果不仅可分为“肯定衰退说”“否定衰退说”和“相对衰退说”三种意见，作者的身份与其关于美国霸权的观点有着内在联系，而且，我们至少还可以得出以下一些结论。

首先，美国精英围绕霸权地位的战略辩论本身反映了霸权问题对于美国的重要性，因为这关乎美国国家的核心利益。同时，这一问题不仅蕴涵着美国人对于自身的国家安全、经济繁荣和战略稳定以及对国际秩序的关切，而且体现出一种深刻的忧患意识和自我批判精神。亨廷顿曾指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担忧衰落是非常重要的，唯有如此，这个国家才能够做出必要的变革以避免那些令人沮丧的预言转化为现实。如果不是对苏联先于美国发射人造卫星的震惊（Sputnik Shock），美国就不会改进其教育和科研体系，资助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并迅速登上月球。^①此外，这些辩论与近十几年美国面临的战略环境密切相关，对于我们理解美国国内的学术、政策和战略争论具有一定的价值。

其次，文章中的大多数美国精英在霸权是否衰退的讨论中持正面意见。总体看，包括多数学者和政要在内的美国精英明确否定了所谓“美国霸权衰落”的命题。其中，即使一些作者在某一方面或某几个方面表达了一些负面意见，但实际上这些作者未必真正认同美国霸权已经衰退。而且，受客观因素影响，文章作者对霸权的观点也会随时间的变化而改变。事实上，若以自身作为参照系，美国现在处于相对衰退之中；但另一方面，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仍然具有无可匹敌的实力（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它在军事、经济、金融、政治、外交、科技、创新、教育、人口、意识形态和文化诸多领域，都具有他国无法相比的权力和国际影响力。换言之，通过维护开放的、基于规则的

^① Fareed Zakaria, “Can America Be Fixed? The New Crisis of Democracy,” *Foreign Affairs*, Vol. 92, No. 1, Jan./Feb. 2013, pp. 22–33.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在美国实力相对衰退情况下继续吸纳和整合新兴力量,规范中国等“潜在挑战者”,美国仍具有掌控世界事务的能力,从而延续美国在 21 世纪的国际领导地位。因此,很难说美国霸权已经衰退。

再次,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精英对“权力”(Power)这一概念本身的理解亦在不断深化发展。如约瑟夫·奈将信息时代的软、硬权力资源结合起来,提出“巧实力”(Smart Power)的概念。奈还指出:以资源来衡量的权力很少等同于以人们期望的结果所衡量的权力,而以资源来思考权力时,权力转化是基本问题。因此,美国霸权衰退论的周期循环更多的是一种心理预期,而非真正的权力资源转移。“美国的权力已不像过去,但是,美国也从未真正地像人们所认为的那般强大”;^①相较于奈对于权力的理解,斯劳特则提出崭新的衡量指标,她独具匠心地将“联系度”(Connections)转化为创新和增长的能力作为 21 世纪网络时代衡量国家权力的标准:只有最具“联系度”的国家才能设置全球议程,实现创新和持续增长,成为核心玩家。只有把握复杂的网络关系,占据关键“节点”位置,才能保证自身领导地位;类似的,施密特和科恩则认为诸如手机和互联网等联系性技术工具的权力会创造 21 世纪的奇迹。这些新媒介不仅使信息跨越传统边界的发展和分散成为可能,降低了登陆障碍,而且改变了商业运行方式、政府职能和公众的生活方式。作为世界最有权力的“国度”,联系性权力的崛起为经济增长和发展带来新的机遇。那些引领技术潮流的国家将处于最佳位置来扩展影响力,并把其他国家纳入其战略轨道。^②

最后,美国精英在讨论和审视自身霸权是否衰退时的“内向型视角”亦值得深思、借鉴,如包括伯格斯坦、奥尔特曼、哈斯、基辛格和阿德尔曼等一致认为,美国的问题并非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其社会内部,是国内的财政赤字、经济问题和政治衰败正在威胁美国能够和应该发挥全球影响

① Joseph Nye,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 Dominance and Decline in Perspective,” *Foreign Affairs*, Vol. 89, No. 6, Nov./Dec. 2010, pp. 9 – 11.

② Eric Schmidt and Jared Cohen, “The Digital Disruption: Connectivity and the Diffusion of Power,” *Foreign Affairs*, Vol. 89, No. 6, Nov./Dec. 2010, pp. 64 – 75.

力的能力。换言之，并不是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轻率行为危及美国的偿债能力，而是美国国内的肆意挥霍威胁其权力和安全，是美国民众及其民意代表的拖延使债务问题到了危险的境地，^① 是陈旧的基础设施建设、对科技研发重视不足再加上政府运行的机能失调，造成了美国自身竞争地位衰退的结果。^② 基于此，这些美国精英在不同程度上为美国政策制定者提出一系列的忠告、批评和建议。总之，正如基辛格所言：“美国应该以灵活性和坚定性来应对这些（国内）问题，而非一概将其归咎于一个推定的敌手。”^③ 笔者认为，探讨这些争论对美国政策调整和转变的影响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附录表 1 1999—2015 年《外交》杂志刊文样本统计^④

时间	题目	作者	作者身份	对美国霸权衰退的看法	主要观点	议题
1999 年第 2 期	《孤单的超级大国》(<i>The Lonely Superpower</i>)	塞缪尔·亨廷顿 (Samuel P. Huntington)	学者	肯定	“单极瞬间”已经让位于以“单极为主的多元体系”，并向多极发展。美国不再拥有冷战末期的支配地位，是主要大国而非超级大国。美国须学会妥协	权势
1999 年第 5 期	《如何处理美国优势》(<i>What to do with American Primacy</i>)	理查德·哈斯 (Richard N. Haass)	学者、前官员	肯定	地缘政治多极化趋势不可避免，美国不会永远处于世界顶端。美国应接受和塑造新的多极化，而非仅仅进行权力平衡。这意味着美国须推动国际合作，为干预国际事务设置一系列国际准则	权势

① Roger C. Altman and Richard N. Haass, “American Profligacy and American Power: The Consequences of Fiscal Irresponsibility,” *Foreign Affairs*, Vol. 89, No. 6, Nov. /Dec. 2010, pp. 9 - 25.

② Henry A. Kissinger, “The Future of U. S. - Chinese Relations: Conflict is a Choice, Not a Necessity,” *Foreign Affairs*, Vol. 91, No. 2, Mar. /Apr. 2012, pp. 44 - 55.

③ Henry A. Kissinger, “The Future of U. S. - Chinese Relations: Conflict is a Choice, Not a Necessity,” *Foreign Affairs*, Vol. 91, No. 2, Mar. /Apr. 2012, pp. 44 - 55.

④ 本文择取样本的标准是美国的各界人士，故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 (Kevin Rudd) 的文章未被收录。

续表

时间	题目	作者	作者身份	对美国霸权衰退的看法	主要观点	议题
2001 年第 1 期	《霸权的疑问》 (<i>The Question of Hegemony</i>)	威廉·普法夫 (William Pfaff)	作家	肯定	虽然美国仍是 21 世纪初期的军事经济超级大国,但是反对美国霸权的力量不可避免。无论美国意愿如何,多极化趋势不可阻挡	权势
2001 年第 3 期	《美国贸易赤字:危险的困扰》(<i>The U.S. Trade Deficit: A Dangerous Obsession</i>)	约瑟夫·坤兰 (Joseph P. Quinlan); 马克·钱德勒 (Marc Chandler)	学者	否定	虽然美国正被不断增长的贸易赤字所困扰,然而贸易已不再是全球竞争力的有效衡量标准。当前美国通过海外子公司而非贸易出口在世界市场竞争,美国无须过分担心贸易赤字	经济
2002 年第 4 期	《透视美国优势》 (<i>American Primacy in Perspective</i>)	斯蒂芬·布鲁克斯 (Stephen G. Brooks); 威廉·沃尔沃斯 (William C. Wohlforth)	学者	否定	在军事、经济、技术等所有主要功能领域,以国力的每一项标准成分衡量,当前美国拥有先前几个世纪里世界从未见过的真正全面的压倒性优势;美国的优势地位或单极状态能在可预见的未来永远持续下去	权势
2004 年第 3 期	《美国软实力衰退》(<i>The Decline of America's Soft Power</i>)	约瑟夫·奈 (Joseph S. Nye Jr.)	学者、前官员	肯定	近年反美主义浪潮增加,美国通过政治体制、外交政策合法性、规则制度和价值观念吸引他人的软实力在降低	权势
2004 年第 4 期	《未完成的全球权势转移》(<i>A Global Power Shift in the Making</i>)	詹姆斯·霍格 (James F. Hoge Jr.)	编辑	肯定	权势转移正在加速进行,虽然西方已意识到亚洲权势的增长,却未将该意识转化为对策	权势
2004 年第 6 期	《美国正在丧失优势?》(<i>Is America Losing Its Edge?</i>)	亚当·西格尔 (Adam Segal)	学者	否定	科技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保证了美国的经济繁荣和军事实力。全球化既推动美国科技创新也带来挑战。充分利用多元思想和体系是美国最重要的相对优势之一	科技

续表

时间	题目	作者	作者身份	对美国霸权衰退的看法	主要观点	议题
2005 年第 2 期	《过度扩张的神话》(<i>The Overstretch Myth</i>)	大卫·利维 (David H. Levey); 斯图尔特·布朗 (Stuart S. Brown)	企业家、学者	否定	虽然过度依赖外资和巨额外债威胁到美国霸权地位,但得益于经济持续引领创新前沿,美国霸权基础依然稳固	经济
2005 年第 4 期	《赤字多么可怕?》(<i>How Scary Is the Deficit?</i>)	布拉德·塞特瑟 (Brad Setser); 努里尔·鲁比尼 (Nouriel Roubini)	学者	肯定	经常项目赤字所导致的经济、金融危机和严重依赖外债等问题没有被夸大,而是受到的关注太少,在未来几年还将继续增长。美国财政赤字是其面临的现实威胁	经济
2006 年第 2 期	《美国核优势的上升》(<i>The Rise of U. S. Nuclear Primacy</i>)	依尔·利伯 (Keir A. Lieber); 达尔·普赖斯 (Daryl G. Press)	学者	否定	相互确保摧毁时代即将结束。50 多年来,美国首次占据绝对核优势地位	军事
2007 年第 5 期	《没有美国的民主;自由主义的传播》(<i>Democracy Without America; The Spontaneous Spread of Freedom</i>)	迈克尔·曼德尔鲍姆 (Michael Mandelbaum)	学者	否定	美国推广民主制度和价值观的挫折并不意味着民主制度自身的失败。当前,民主国家数量急剧上升,现已成为全球最普遍的政治制度	外交
2007 年第 6 期	《华盛顿的东方日落;美国霸权在东北亚的衰退》(<i>Washington's Eastern Sunset; The Decline of U. S. Power in Northeast Asia</i>)	杰森·夏普兰 (Jason T. Shaplen); 詹姆斯·兰尼 (James Laney)	非营利组织成员	肯定	美国在东北亚的权势地位相对衰退;中国崛起,日韩处于变动中,东北亚区域均势已被打破	权势

续表

时间	题目	作者	作者身份	对美国霸权衰退的看法	主要观点	议题
2008 年第 1 期	《中国崛起与西方未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能幸存吗?》(<i>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Can the Liberal System Survive?</i>)	约翰·伊肯伯里 (G. John Ikenberry)	学者	否定	虽然中国崛起不可避免地带来美国单极瞬间的结束,但这并不意味着暴力权势斗争或西方体系的垮台。通过增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该体系仍能维持支配地位,整合一个更强大的中国	权势
2008 年第 1 期	《一个新现实主义》(<i>A New Realism: A Realistic and Principled Foreign Policy</i>)	比尔·理查德森 (Bill Richardson)	政要	否定	美国需要一个基于现实和美式价值观的外交政策,表明它仍是领导者而非单边主义者。撤军伊拉克和修复国家形象是美国新的全球参与和领导战略的第一步	外交
2008 年第 3 期	《反对西方:亚洲世纪中的美国和欧洲》(<i>The Case Against the West: America and Europe in the Asian Century</i>)	吉舍尔·马布巴尼 (Kishore Mahbubani)	学者	肯定	美国未能解决中东问题、核扩散、贸易自由化停滞和全球气候变暖。美国自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出现了体系性问题	外交
2008 年第 3 期	《美国霸权的未来:如何在他国崛起中幸存》(<i>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 How America Can Survive the Rise of the Rest</i>)	法里德·扎卡里亚 (Fareed Zakaria)	编辑、作家、媒体人	否定	美国的军事实力不是其强大的原因,而是其强大的结果,其仍有塑造世界的实力和动力,但前提是美国能克服政治僵局和重新调整外交政策以应对他国崛起	外交

续表

时间	题目	作者	作者身份	对美国霸权衰退的看法	主要观点	议题
2008 年第 3 期	《无极时代:美国霸权之后》(<i>The Age of Nonpolarity: What Will Follow U. S. Dominance</i>)	理查德·哈斯 (Richard N. Haass)	学者、前官员	肯定	“单极瞬间”结束,21 世纪国际关系的特点是无极性。国际权力将扩散而非集中,民族国家影响力式微,非国家行为体上升。然而这对美国并非都是消极的;华盛顿仍能管控该转变,使全球更加安全	权势
2008 年第 4 期	《平等的伙伴关系:华盛顿应如何应对中国的经济挑战》(<i>A Partnership of Equals: How Washington Should Respond to China's Economic Challenge</i>)	弗雷德·伯格斯坦 (C. Fred Bergsten)	学者、前官员	否定	美国仍是全球最大经济体、世界储备货币发行者、最大的外资来源国和接受国。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华盛顿应寻求同北京发展伙伴关系,共享全球经济领导权	经济
2008 年第 5 期	《战略经济接触:增强美中联系》(<i>A Strategic Economic Engagement: Strengthening U.S. -Chinese Ties</i>)	亨利·保尔森 (Henry M. Paulson Jr.)	政要	否定	奥巴马面临的首要挑战之一,将是如何应对中国作为全球大国崭露头角。接触是通往成功的唯一路径	外交
2009 年第 1 期	《美国优势:网络时代的权力》(<i>America's Edge: Power in the Networked Century</i>)	安妮·玛丽·斯劳特 (Anne-Marie Slaughter)	学者、前官员	否定	在 21 世纪网络时代中,衡量国家权势的标准是将联系度转化为创新和增长的能力。得益于人口、地理和文化,美国具有将网络时代变为美国世纪的潜力	权势
2009 年第 1 期	《专制复兴的迷思:为何自由民主会占优势》(<i>The Myth of the Autocratic Revival: Why Liberal Democracy Will Prevail</i>)	丹尼尔·多德尼 (Daniel Deudney); 约翰·伊肯伯里 (G. John Ikenberry)	学者	否定	虽然“专制国家”通过新模式取得了繁荣发展,但自由民主制度依然强势。美国应将这些国家纳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而不是隔离	外交

续表

时间	题目	作者	作者身份	对美国霸权衰退的看法	主要观点	议题
2009 年第 4 期	《变得灵巧》(<i>Get Smart</i>)	约瑟夫·奈 (Joseph S. Nye Jr.)	学者、前官员	否定	未来数十年,美国仍将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强大。通过运用“巧实力”,美国能更好地促进民主、维护人权和发展公民社会	外交
2009 年第 4 期	《全球化的退却》(<i>Globalization in Retreat</i>)	罗杰·奥尔特曼 (Roger C. Altman)	CEO、前官员	肯定	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和放松监管的时代已经结束。随着美国经济模式吸引力的下降,中国影响力在上升	经济
2009 年第 5 期	《默认的权势:美国衰落的错误预言》(<i>The Default Power: The False Prophecy of America's Decline</i>)	约瑟夫·约菲 (Josef Joffe)	编辑	否定	美国在任何重要的权势领域都维持第一。21 世纪美国比任何竞争者都更年轻和有活力。美国能以更少的成本运作国际体系	权势
2009 年第 5 期	《美元困境:全球顶尖货币面临竞争》(<i>The Dollar Dilemma: The World's Top Currency Faces Competition</i>)	巴利·艾肯格林 (Barry Eichengreen)	学者	否定	美元对世界的重要地位没有减弱	经济
2009 年第 6 期	《美元与赤字》(<i>The Dollar and the Deficits</i>)	弗雷德·伯格斯坦 (C. Fred Bergsten)	学者、前官员	否定	美国应避免巨额外债,同时平衡预算,适应一个较少以美元为中心的全球货币体系。一个负责任的财政政策能够降低利率和防止美元升值	经济
2010 年第 2 期	《复杂性和崩溃》(<i>Complexity and Collapse</i>)	尼尔·弗格森 (Niall Ferguson)	学者	肯定	“帝国过度扩张论”认为,帝国迟早会衰退和崩溃。当前联邦财政赤字对美国霸权是一项长期威胁。金融危机是放松金融管制的结果	经济

续表

时间	题目	作者	作者身份	对美国霸权衰退的看法	主要观点	议题
2010 年第 6 期	《通过民间力量的领导:重塑美国外交和发展》(<i>Leading through Civilian Power: Redefining American Diplomacy and Development</i>)	(Hillary Rodham Clinton) 希拉里·克林顿	政要	否定	通过加强海外民间力量,美国能够应对诸如暴力极端主义和全球经济危机等一系列挑战	外交
2010 年第 6 期	《数据分裂:联系性和权力分散》(<i>The Digital Disruption: Connectivity and the Diffusion of Power</i>)	埃里克·施密特 (Eric Schmidt); 杰瑞德·科恩 (Jared Cohen)	CEO、企业家	否定	通信科技使政府得以传播其价值观念和捍卫国家利益。为促进威权国家中信息的自由流动,民主国家应在信息革命的前线同民众和企业结成联盟	科技
2010 年第 6 期	《挥霍与权力:财政不负责任的后果》(<i>American Profligacy and American Power: The Consequences of Fiscal Irresponsibility</i>)	罗杰·奥尔特曼 (Roger C. Altman); 理查德·哈斯 (Richard N. Haass)	CEO、前官员; 学者、前官员	肯定	巨额外债等财政问题不仅会导致经济紧缩、民众生活水平下降,而且会影响美国外交政策和国际社会,对美国霸权造成负面影响	经济
2010 年第 6 期	《GDP 现在比军事重要:经济权力时代的美国外交政策》(<i>GDP Now Matters More Than Force: A U.S. Foreign Policy for the Age of Economic Power</i>)	莱斯利·盖尔布 (Leslie H. Gelb)	学者、前官员	肯定	当前多数国家将外交政策聚焦于经济安全,美国却没有。华盛顿依然以传统军事思维考虑安全政策,以军事手段应对威胁。美国决策者须适应一个以经济为中心的世界	外交

续表

时间	题目	作者	作者身份	对美国霸权衰退的看法	主要观点	议题
2010 年第 6 期	《不可靠的利益攸关者? 整合崛起大国的困难》(<i>Irresponsible Stakeholders? The Difficulty of Integrating Rising Powers</i>)	帕特里克·斯图亚特 (Patrick Stewart)	学者	肯定	新兴大国崛起正在改变着地缘政治格局,它们往往反对二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政治经济基础。为整合该秩序,美国需接受多边合作	权势
2010 年第 6 期	《返回学校:提高美国教育和竞争力》(<i>Back to School: Enhancing U.S. Education and Competitiveness</i>)	阿恩·邓肯 (Arne Duncan)	政要	否定	国家间为争夺有限经济资源的竞争是贸易保护主义和国际冲突的根源。美国人必须意识到增加全球受教育机会才是为所有人做大蛋糕的最好途径	教育
2010 年第 6 期	《美国霸权的未来:透视美国权力及其衰退》(<i>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 Dominance and Decline in Perspective</i>)	约瑟夫·奈 (Joseph Nye)	学者 前官员	否定	“美国衰落”主要是心理上的,而非真实权力资源方面的衰落,美国霸权只是相对衰退而非绝对衰退,有理由相信美国在今后几十年仍能保持优势权力地位	权势
2010 年第 6 期	《人口的未来:人口增长和下降对世界经济意味着什么》(<i>The Demographic Future: What Population Growth-and Decline-Means for the Global Economy</i>)	尼古拉斯·伯施塔特 (Nicholas Eberstadt)	学者	否定	21 世纪世界人口出生率急剧下降。众多国家将面临人口减少和老龄化的挑战。然而,由于较高出生率和移民水平,美国拥有人口优势	人口

续表

时间	题目	作者	作者身份	对美国霸权衰退的看法	主要观点	议题
2011 年第 2 期	《自信中国的优势:回应北京的摩擦外交》(<i>The Advantages of an Assertive China: Responding to Beijing's Abrasive Diplomacy</i>)	托马斯·克里斯滕森(Thomas J. Christensen)	学者、前官员	否定	虽然金融危机以来的中国更加充满自信,但是中国外交政策更多是反应性和保守性的。中国影响力上升和美国霸权衰退被夸大了	权势
2011 年第 2 期	《中国崛起导致战争? 为何现实主义不意味着悲观主义》(<i>Will China's Rise Lead to War? Why Realism does not Mean Pessimism</i>)	查尔斯·格拉泽(Charles Glaser)	学者	否定	中美冲突并非不可避免。当前国际秩序应当使双方在没有重大威胁的情况下维护各自利益。在中国成为超级大国的任何潜在可能性中,双方均能够维持较高的安全水平	权势
2011 年第 2 期	《后华盛顿共识:危机之后的发展》(<i>The Post-Washington Consensus: Development after the Crisis</i>)	南希·博德塞奥(Nancy Birdsall);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学者	肯定	金融危机对世界政治经济均造成了可怕影响,削弱了资本主义体系合法性,加剧了全球反对自由主义的浪潮。根源是美国经济已经由“实”转“虚”	经济
2011 年第 3 期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未来:美国之后的国际主义》(<i>The Future of the Liberal World Order: Internationalism after America</i>)	约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	学者	否定	“美国衰落论”忽略了时下发生的转变:正在发生的并非美国衰落,而是其他国家赶上并加强联系的一个动态过程。这正是在一个开放的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中发生的	权势
2011 年第 6 期	《破碎的契约:不平等和美国衰落》(<i>The Broken Contract: Inequality and American Decline</i>)	乔治·帕克(George Packer)	作家	肯定	占领华尔街、财政悬崖、意识形态极化、对现实冷漠、政治短视和国家利益党争问题表明:美国的政治、商业和媒体中均存在机构阻力。然而,美国的政治僵局似乎根本无法解决	政治

续表

时间	题目	作者	作者身份	对美国霸权衰退的看法	主要观点	议题
2012 年第 1 期	《平衡东方,提高西方:剧变时代的美国大战略》 (<i>Balancing the East, Upgrading the West: U. S. Grand Strategy in an Age of Upheaval</i>)	兹比格涅·布热津斯基 (Zbigniew Brzezinski)	学者、前官员	否定	未来几十年美国的核心挑战是再次复兴;促进一个更大的西方,同时,在东方支撑一个能够容纳崛起中的中国的复杂平衡,最终促进全球民主政治文化的逐渐形成	战略
2012 年第 1 期	《历史的未来:自由民主制能否在中产阶级的衰落中幸存下来》 (<i>The Future of History: Can Liberal Democracy Survive the Decline of the Middle Class?</i>)	弗朗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	学者	肯定	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均是资本主义不负责任放松金融管制的产物。当前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正在侵蚀自由民主制度的社会基础——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状况可能会影响到政治体制的稳定	政治
2012 年第 1 期	《中国大辩论》 (<i>The Great China Debate: Will Beijing Rule the World?</i>)	德里克·史剑道 (Derek Scissors); 阿文·苏布兰马尼安 (Arvind Subramanian)	学者、学者	否定	中国崛起被夸大了,其国内问题非常严重	权势
2012 年第 2 期	《明确和现实的安全:美国比华盛顿想象的更安全》 (<i>Clear and Present Safety: The United States is More Secure Than Washington Thinks</i>)	米卡·增科 (Micah Zenko); 迈克尔·科恩 (Michael A. Cohen)	学者、学者	否定	美国是世界最有实力的国家,未受挑战而且很安全。奥巴马最新国家安全战略所渴望的美国的地位是:更加强大和更加安全,在吸引世界民众的同时还能克服自身面临的挑战	战略

续表

时间	题目	作者	作者身份	对美国霸权衰退的看法	主要观点	议题
2012 年第 4 期	《霸权之后:关于衰退争论的已知和未知因素》 (<i>Hegemony and After: Knowns and Unknowns in the Debate over Decline</i>)	罗伯特·基欧汉 (Robert O. Keohane)	学者	否定	由于中国崛起和美国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问题,美国正在进行关于霸权衰退的第六次争论。对于悲观派的论调,乐观派以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延续和可行性进行了反驳	权势
2013 年第 1 期	《西方兴衰:为何金融危机后美欧更强大》(<i>The Fall and Rise of the West: Why America and Europe will Emerge Stronger from the Financial Crisis</i>)	罗杰·奥尔特曼 (Roger C. Altman)	CEO、前官员	否定	美国经济将因金融危机更强健,经济结构也得到广泛调整。房地产复苏、非传统能源革命、银行体系改组和制造业复兴将刺激新一轮经济增长	经济
2013 年第 1 期	《美国能自我修复吗? 民主新危机》 (<i>Can America be Fixed? The New Crisis of Democracy</i>)	法里德·扎卡里亚 (Fareed Zakaria)	编辑、作家、媒体人	肯定	政治僵局和财政悬崖对美国霸权是重大挑战	政治
2013 年第 3 期	《大数据崛起:它如何改变我们思考世界的方式》 (<i>The Rise of Big Data: How It's Changing the Way We Think About World</i>)	肯尼斯·库克耶 (Kenneth Cukier); 维克托·迈尔-舒博格 (Viktor Mayer-Schoenberger)	编辑、学者	否定	大数据意味着信息数量多、价值密度低、信息内容复杂多样、信息积累快。美国抓住这一新趋势,从政治和战略层面制定相关政策,以引领大数据潮流	科技

续表

时间	题目	作者	作者身份	对美国霸权衰退的看法	主要观点	议题
2013 年第 5 期	《为何趋同会导致冲突:趋同化会使中美相分离》(Why Convergence Breeds Conflicts; Growing More Similar will Push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part)	马克·雷纳德 (Mark Leonard)	学者	肯定	当前中美竞争更多指向国际地位而非意识形态。大国间的差异往往导致互补与合作,反之,趋同往往成为冲突的根源。当前双方的竞争大于合作	权势
2014 年第 1 期	《美国社会民主未来:政策弧线虽长,但趋向正义》(America's Social Democratic Future: The Arc of Policy is Long But Bends Toward Justice)	莱恩·肯沃西 (Lane Kenworthy)	学者	否定	自 2010 年奥巴马签署医改法案以来,该法案成为美国政治的核心议题。由于公众需求的整合、科技条件和国民健康水平的提高,社会民主将是美国的未来	政治
2014 年第 1 期	《失败国家兴衰:结束十多年注意力的分散》(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Failed-State Paradigm; Requiem for a Decade of Distraction)	迈克尔·马扎尔 (Michael J. Mazarr)	学者	肯定	美国帮助“失败国家”进行干预主义国家建设是战略失败,美国经历了十多年非理性狂热	外交
2014 年第 2 期	《中美如何看待对方:为何它们必将发生冲突》(How China and America See Each Other; And Why They are on a Collision Course)	裴敏欣 (Pei, Minxin)	学者	肯定	美国自由主义者认为,中国通过贸易和投资融入现存国际秩序,中国就会接受规则并维持该体系;现实主义者认为,在中国成为利益攸关方之前,美国应做好联盟和军事准备,以防中国威胁现存国际秩序。美中冲突不可避免	权势

续表

时间	题目	作者	作者身份	对美国霸权衰退的看法	主要观点	议题
2014 年第 3 期	《华盛顿的失败国家议程：十多年注意力的分散？/答复马扎尔》(<i>Washington's Weak-State Agenda: A Decade of Distraction? / Mazarr Replies</i>)	詹姆斯·史依尔 (James A. Schear)	学者、前官员	否定	一直以来美国对“失败国家”进行的干预主义国家建设取得的成就还是不容抹杀的	外交
2014 年第 2 期	《发起失败：奥巴马如何摸索医疗保健》(<i>Failure to Launch: How Obama Fumbled Health Care. gov</i>)	乔纳森·奥尔特 (Jonathan Alter)	作家、编辑	肯定	奥巴马医改是个失败	政治
2014 年第 2 期	《美国能源优势：页岩革命的地缘政治结果》(<i>America's Energy Edge: The Geo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Shale Revolution</i>)	罗伯特·布莱克威尔 (Robert D. Blackwill); 梅根·沙利文 (Meghan L. O'Sullivan)	学者、学者	否定	美国能源革命不仅具有商业意义。本次革命应有助于结束衰落论者关于美国的论调	经济
2014 年第 3 期	《近东承诺：华盛顿为何应聚焦中东》(<i>Near Eastern Promises: Why Washington Should Focus on the Middle East</i>)	肯尼斯·波拉克 (Kenneth M. Pollack); 雷·塔克 (Ray Takeyh)	学者	否定	美国决策者一直试图减少对中东事务的卷入。虽然亚洲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但这无法削弱中东的重要性	外交
2014 年第 3 期	《地缘政治幻想：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持久力量》(<i>The Illusion of Geopolitics: The Enduring Power of the Liberal Order</i>)	约翰·伊肯伯里 (G. John Ikenberry)	学者	否定	美国在地缘政治、经济、科技、人口、政治和思想领域对中国、伊朗、俄罗斯都有绝对优势。通过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美国能将这些国家整合起来	权势

续表

时间	题目	作者	作者身份	对美国霸权衰退的看法	主要观点	议题
2014 年第 3 期	《地缘政治回归:修正主义大国的报复》(<i>The Return of Geopolitics: The Revenge of the Revisionist Powers</i>)	沃尔特·拉塞尔·米德 (Walter Russell Mead)	学者	肯定	美国面临地缘政治困境,中、俄和伊朗等修正主义国家挑战后冷战政治安排和美国领导下的全球秩序。它们扩展势力范围对美国利益和领导地位构成挑战	权势
2014 年第 3 期	《美国天然气:为何页岩革命只能发生在美国》(<i>The United States of Gas: Why the Shale Revolution Could Have Happened Only in America</i>)	罗伯特·海夫纳 (Robert A. Hefner III)	CEO	否定	页岩气刺激了美国制造业复兴。得益于保护土地私有制及其资源的法律体系、开放的资本市场与合理的监管体系,美国独具开发页岩资源的条件	经济
2014 年第 3 期	《欢迎加入革命:为何页岩是下一个页岩》(<i>Welcome to the Revolution: Why Shale is the Next Shale</i>)	爱德华·莫尔斯 (Edward L. Morse)	学者	否定	怀疑者所谓的环境管制、生产效率下降和钻井经济学对于美国页岩气革命都不算灾难。由于页岩能源的全球涌现,多数试图模仿美国成就的国家都将取得成功	经济
2014 年第 3 期	《别钻,小心地钻:如何使水力裂压对环境更安全》(<i>Don't Just Drill, Baby-Drill Carefully: How to Make Fracking Safer for the Environment</i>)	弗雷德·克鲁伯 (Fred Krupp)	非营利组织成员	否定	水平钻井和水力压裂技术显著提高美国天然气产量,然而,这些技术的运用造成人们对环境破坏的担忧不应被忽视。美国应创建合理标准,削减这些风险,保证经济繁荣惠及环境	科技
2014 年第 3 期	《远东承诺:为何华盛顿应聚焦亚洲》(<i>Far Eastern Promises: Why Washington Should Focus on Asia</i>)	库尔特·坎贝尔 (Kurt M. Campbell); 伊利·帕特纳 (Ely Patner)	CEO 前官员学者	否定	美国在亚太地区有军事同盟和重要的战略伙伴,美国在日、韩的军事基地对其在该区域和域外的领导地位至关重要	外交

续表

时间	题目	作者	作者身份	对美国霸权衰退的看法	主要观点	议题
2014 年第 4 期	《经营新冷战:华盛顿和莫斯科从最近一次能学到什么》(<i>Managing the New Cold War: What Moscow and Washington Can Learn from the Last One</i>)	罗伯特·莱格沃尔德 Robert Legvold	学者	肯定	乌克兰危机将美俄推到了悬崖,两国现在是敌手。美欧应通过管控事件影响俄方的选择,而非试图改变俄方的思维方式	外交
2014 年第 4 期	《世界新秩序:“权力、法、经济”下的劳动、资本和观念》(<i>New World Order: Labor, Capital, and Ideas in the Power Law Economy</i>)	埃里克·布莱恩杰尔夫森 (Erik Brynjolfsson); 安德鲁·迈克菲 (Andrew McAfee); 迈克尔·斯宾斯 (Michael Spence)	学者 学者 学者	肯定	在“权力、法、经济”世界秩序中,美国的一些传统优势正在衰退	外交
2014 年第 5 期	《为何乌克兰危机是西方的错误:激怒普京的自由主义幻想》(<i>Why the Ukraine Crisis is the West's Fault: The Liberal Delusions That Provoked Putin</i>)	约翰·米尔斯海默 (John J. Mearsheimer)	学者	肯定	乌克兰危机是美国的错误。北约和欧盟的东扩以及民主推广是乌克兰危机的根本原因	外交
2015 年第 3 期	《什么造就了资本主义?——评估西方和他者的角色》(<i>What Caused Capitalism? — Assessing the Roles of the West and the Rest</i>)	杰里米·阿德尔曼 Jeremy Adelman	学者	肯定	金融危机、美国政治僵局、欧债危机、“阿拉伯之春”和中国崛起使得西方的命运遭受热议,西方模式遭受质疑。西方主义既非不可避免,也非持久稳固	政治

资料来源:1999—2015 年《外交》杂志。